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恩福

BLESSINGS

V.14 N.3 總52 2014/7

福音轉化中華魂 P. 2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with the Gospel

基督教學術研究在中國 P. 6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Academia

恩福與我 P. 24

The Blessings and Me

「公義使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14:34)

恩福20週年特刊

The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1994-2014

歡迎 您來參加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20週年慶

聯絡/查詢

email: enfu@bf21.org

phone: 949.556.3033

web: bf21.org

主題: 福音轉化中華魂



恩福基金會 主辦  
Blessings Foundation

時間: 2014年 7月19日 (週六) 下午 3-5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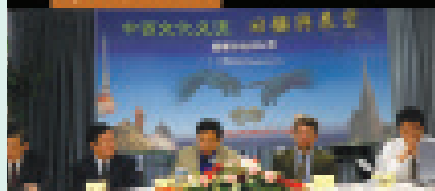
地點: Onnuri Community Church

17200 Jamboree Road, Irvine, CA 92614

人才栽培



學術交流



佈道培訓



大眾傳媒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福音轉化中華魂 2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with the Gospel 陳宗清
- 基督教學術研究在中國 6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Academia 王忠欣
- 信仰和文化的雙重迷失——  
“巫術鬼魅”在神州“沉渣泛起” 8  
The Dual Loss of Faith and Culture:  
the Resurge of Witchcraft in China 李靈
- 一場好戲 封底  
A Great Show 蘇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邏格斯與道 13  
Logos and Dao 周鐵樓
- 亞當的歷史性 16  
The Historicity of Adam 趙剛
- 道歉新解讀 20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pology 劉哲沛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恩福與我 24  
The Blessings and Me 恩福家人  
你們來吃早飯 24  
*Come to Breakfast* 劉良淑
- 按時候結果子 25  
*Bearing Fruit According to Season* 周媛媛
- 衷心的感謝與祝賀 25  
*Wholehearted Gratitude and Congratulation* 陳益
- 溫暖的大家庭 26  
*A Warm Big Family* 陳祖幸
- 國度的胸襟 27  
*Kingdom Mindset* 曾劭愷
- 生命的陪伴 28  
*Companionship for Life* 胡多馬
- 壯闊的恩典 28  
*Magnificent Grace* 鄭愛和
- 讓陌生人成為親骨肉的愛 29  
*Amazing Love: Turning Strangers into Kinsman* 天靈
- 恩福的家風 31  
*The Blessings Family Style* 李彼得
- 信實的神，同行的人 32  
*Faithful God, Encouraging Peers* 郭易君

## 恩福

**Blessings**, Vol. 14, No. 3, July, 2014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Cover Design: Tracy Chang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ISSN# 1543-0936**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bf21.org

2014年7月 第十四卷第三期 總52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封面設計 張怡晨

行政 林雪騰

編輯委員 王忠欣、李靈、莊祖鯤、陳俊偉、  
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遠志明、  
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5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吳淑萍 T:8780-1011\*201

澳洲代理：Philip Shaw 邵海東傳道 T:2-9341-5367

倫敦代理：Joseph Tam 譚健生傳道 M:7952 882746

香港代理：朱偉健傳道 T: 2508-0568

新加坡代理：唐斌傳道 T: 9722-2970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 (主席)、陳惠琬 (書記)、允許蒙惠 (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蕭隆昌、陳愛光、張文辛、陳政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福音轉化中華魂

陳宗清



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世界舞台上，中國經常成為焦點；她在經濟、外交、軍事、科技、體育上的成就，令人耳目一新；她對非洲、中亞、東南亞及南美洲的形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難怪許多國家湧現學漢語的熱潮。不過，有學者指出，「崛起」應有不一樣的觀點，必須包括人權保障與思想自由。

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也為神州大陸帶來了新的挑戰。執政者必須尋找更有效的理論根據，作為制度改變的基石。結果，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的學者激烈地較勁，看誰能提供更理想的「意識形態」或「理論框架」，使日新月異的中國社會能走上安和樂利、公平正義的道路。

2013年，有一次學術會議引發不少關注。8月20-23日，「中國神學論壇」第六屆會議在英國牛津舉行，探討中國的未來與發展，邀請學術界四派菁英參與，分別代表新左派、新自由主義、新儒家及基督教。主辦單位希望，這四派學者能為中國的未來達成一些共識。

要讓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人作思想交流，難度確實很大。受邀的學者平素自視頗高，且常彼此爭論；對他們而言，這會議的構想實屬創舉。主辦單位投注不少資金，加上學界友誼的關係，終於請到這四個不同陣營的專家與會。

會中，學者們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並為中國未來的福祉勾勒出一幅美景。最後，他們聯名發表了「牛津共識」。

由於此次學術會議是由基督教主動倡議的，

很自然，基督徒的看法便藉此在中國社會傳開，讓人聽聞，也受到重視。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基督信仰一直受到相當程度的打壓，或遭邊緣化。如今，基督信仰有機會成為中國主流思想的重要視野之一，這無疑說明：福音轉化中華魂不是幻想，或一廂情願的口號。

在迎接「恩福」邁向二十週年之際，筆者謹將此文呈獻給讀者，說明福音如何能轉化中華文化，並提出原則性的策略與指標，盼望能引起共鳴，讓更多人一起思考和禱告，使基督真理之光能早日普照神州大地。



2013 中國神學論壇會議 牛津

## 何謂中華魂？

甚麼是「中華魂」？簡單說，它是指華人普遍的精神或觀念。更淺白地說，「中華魂」即是中國傳統的精神與文化。

大體而言，自孔子以來，中國文化是以「人」為本位。換言之，人文主義乃是中國傳統精神的象徵。不過，新儒家學者杜維明以為，人本主義尚不足以表達儒家的世界觀。他認為，「天人同體觀」（anthropocosmic vision）才能正確表達從殷商到春秋時代的中國傳統世界觀。

所以，講到中國人的精神，我們立刻會聯想到「人定勝天」、「莊敬自強」、「己立立人」、「天視自我民視」等名言。稍加分析便可看出，這些耳熟能詳的話皆是以人性為本位的觀念。

至於造物主或上帝，則從來不曾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超越、救贖等概念，對中國人相當陌生。如此以「人」為本位的「中華魂」，怎樣才能夠轉變，以致讓「上帝」成為中國人思想與文化的重心？

## 耶穌基督的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單就字面而言，可以說，「福音」並不是基督教的專利。然而我們要談的，不是泛泛的好消息，乃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新約聖經裡所講論的「福音」（εὐαγγέλιον），專指神在耶穌基督裡為人類預備的救恩。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1-4節簡潔地重述福音的內容：「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他在羅馬書第1章16節講到福音的普世性：「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將這兩段聖經綜合看來，福音至少包括四方面的事實：

1. 人有無法推諉的罪。各個民族的文化，無論是博大精深或是原始簡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道德的脫序與軟弱。「罪」是人類共同的記號。中國人四、五千年的歷史可以見證，罪惡是華夏民族潛在與外顯的生命痼疾。

2. 耶穌為人類罪惡代贖的事實。十字架原是羅馬極其殘酷的刑具。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甘願替世人的罪接受刑罰，死在十字架上，以致為人類挪去上帝的忿怒；祂又從死裡復活，把新生命賜給凡信靠祂的人。這就是耶穌帶給人的奇妙救恩。

3. 人必須用信心回應上帝的召喚。信心是接受耶穌的拯救、領受新生命、在神面前稱義的唯一途徑。信耶穌的人能恢復與造物主之間和諧美好的關係，重新明白人生的目的與意義；在世上日日蒙聖靈引導，未來且將在新天新地中永遠與神同在。

4. 神的拯救與世人的背景、文化並行為表現無關。任何人都無法藉著善行或刻苦己心來賺取救恩。

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向所有的人宣告：神已經賜下拯救，讓人能白白得著恩典。這與強調修身養性、行善積功的傳統中國文化確實大異其趣，兩者有如天壤之別。

## 文化轉變的過程

考察各種民族的文化，不難發現，隨著環境的變遷，文化是可能發生轉變的。人類學家提佩特（Alan Tippett）提出世界觀改變的四個基本模式。世界觀是文化最底層或最核心的部分，因此，世界觀的改變也意謂著文化的改變。他的見解如下：

(1) 瓦解 (demoralization)：由於受到外  
界的威脅，某些社會失去了存活的意志，而  
至終瓦解。

(2) 潛藏 (submersion)：為了應付外  
界的壓力，社會外在的結構改變了，但原  
來的世界觀卻依舊潛藏。

(3) 轉變 (conversion)：一個社會徹底轉  
換忠誠的立場，盼能重新建造。

(4) 更新 (revitalization)：為了對抗外  
界的壓力，應付混亂的局面，而重新解釋  
原有的世界觀，以便迎接挑戰。

提佩特以不少部落的信仰轉變為例子，來說明文化轉變的情形，其中之一為雲南的傣族。這一少數民族有八十八萬人，現在三分之一以上是基督徒。二十世紀初期，內地會的宣教士富能仁（James Fraser）、楊思慧（A. B. Cooke）等人把福音傳入傣族後，他們的文化經歷了明顯的轉化。

另一位人類學家華勒斯（Anthony Wallace）則提出世界觀改變的五個階段：

(1) 穩定階段 (steady stage)：文化和宗  
教讓百姓感到生活有意義。

(2) 壓力增加 (increased individual stress)：  
壓力的來源可能是生態改變、疾病播散，或  
軍事失敗、政治屈從，或外來的觀念——與  
原有的世界觀無法相容。

(3) 文化畸變 (cultural distortion)：個人  
壓力高漲、社會壓力增加、不同群體之間  
的衝突提昇、改革派和保守派對峙，讓社  
會秩序陷入混亂。

(4) 更新組合 (revitalization)：當群體  
的壓力持續高漲時，更新運動可能浮現；  
這類運動常具宗教性質，提供新的理念，  
讓人以更好的方式面對生命與生存狀態。

(5) 重新穩定 (resuming steady stage)：  
社會秩序重新回到穩定階段。

第三世界的文化在面對基督信仰時，必須經過「批判性處境化」過程。  
Facing Christianity, the local cultures in the third world must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

我們可以借用華勒斯的理論，來說明過去一百年來神州大陸文化的轉變。在列強環伺的局面下，中國人持續數千年的世界觀逐漸分崩離析；爾後國人吸收外來的思想，不斷調整重建，並嘗試尋找新的穩定基點。

## 中華文化轉化的模式

滿清末年國勢頹危，戰爭頻頻失敗。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壓，知識分子不斷反省傳統文化的問題。在洋務運動風潮中，出現不同的倡議，例如，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等。

從二十世紀初期直到80年代，對於文化應當如何改變，中國的精英們曾提出四種模式。

**第一個模式：**改變制度，保持傳統觀念。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鼓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派最典型的代表。倡導此模式的人士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價值十分優越，無需改動。而中庸之道的「道」，是指與生活關係密切的法則：「道不可須臾離也。」因此，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們需要將「道」賦予新的意義。換言之，我們可以開發「道」的涵意，使其與近代的民主制度相吻合。所需要改變的只是體制——將其現代化；而這方面可以向西方學習。

**第二個模式：**不僅要改變制度，也要同時改變思想。這個立場強調，中庸的「道」亦具有超越的特點，因此，我們可以越過傳統，去創新與發現。國際知名的歷史教授余英時，曾生動地刻劃出這種解釋如何完全符合當時的狀況：

1917年，新文學革命引發了五四運動，就在那段時期，現代中國又發展出極端主義，



造成了範式轉移 (*paradigmatic change*)。從那時候起，無論是批評傳統或是倡導改變，中國知識分子都會援用一些西方的觀念、價值、或作法，作為理論的根據。他們不再以為，「新發現」需要用「重新解釋」來作掩飾。

當代的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則倡導中間路線。

他認為，「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都不合適。他提倡，要以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為基礎，來作漸進的改變，並主張「西體中用」；他所謂的「西體中用」，核心乃是指採納現代化生活的思維，包括現代化的生產工具、科學技術與生產關係、以及管理的理念等。

**第三個模式：**「全盤西化」。不少極端派人士認為，清末軍事與外交的失敗，顯明傳統文化經不起考驗，中國必須徹底改變。這模式最有力的倡導者為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陳獨秀和魯迅主張走馬克思主義路線，胡適提倡自由主義、實用主義。

**第四個模式：**即自由派學者林毓生強調的「創造性轉化」。在70年代，他寫了一篇文章：「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性轉化」，其中指出，所謂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就是將中國文化傳統的符號與價值體系予以改變，使它們能夠應付變遷。改變後的符號與體系，在變遷過程中還能保持中國的特色。因此，創造性轉化不是要把外在的思想與體系不加批判地引進中國。而「創造性」一詞的意思，不是指發明傳統文化所沒有的東西。這個詞語是指：要先去深刻且細緻地瞭解中西雙方的文化，再以其為基礎，作出改變；透過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充滿動態的交流，產生出全新的東西，而以辯證的方式與傳統接軌。

新儒家的學者劉述先和杜維明，在處理中西文化的問題時，基本上也採用「創造性轉化」的模式。

福音派著名的宣教學者希伯 (Paul Hiebert)，是研究世界觀轉變的權威學者之一。他一貫主張，第三世界的文化在面對基督信仰時，必須經過「批判性處境化」過程 (*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以致原先的文化能吸納聖經「超文化」的真理，卻某種程度還保持其文化的特性。比較希伯的「批判性處境化」與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兩者確有不少雷同之處。

當年希臘人接受福音時，沒有完全摒棄自己的文化，只不過是擁抱了希伯來的世界觀，並將希臘傳統文化的符號賦予新的意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邏格斯」 (*logos*)。同樣，福音傳到中國後，我們並非要拋棄一切中國文化的外袍，乃是要改變與真理不符的習俗，並且將傳統的禮儀或語言賦予新的意義。

## 轉化文化的策略

要改變中華文化的土壤，以下六方面策略不可

或缺。

## 1. 基督徒人數的增長

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傳福音與拓植教會永遠是基督徒應當積極參與的；教會質與量的增長，應是信徒恆久的禱告。如今科技發達，傳福音的方法層出不窮，網路宣教尤其值得關注，應當善加利用。例如，Cybermissions.org 及 great commission 2020等事工的作法，令人振奮與喝采。

恩福的事工雖然強調文化領域的耕耘，但絕不輕視建造地方教會的重要性。教會是福音事工的堡壘；而基督徒人數若不斷增加，一定會改變文化氛圍，讓整個社會更容易體現聖經的精神。

## 2. 培育具時代眼光的學人牧者

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倘若牧者要盡職地牧養群羊，就必須不斷充實自己，與時俱進，掌握重要資訊。這樣，他的信息才能鼓勵信徒，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為主作見證。

教會歷史在這方面有不少楷模。二十世紀的鍾馬田 (David Martin Lloyd-Jones)、斯托得 (John Stott)、甘雅各 (James Kennedy) 等，都是典範。今天，司韞道 (Chuck Swindall)、凱樂 (Tim Keller) 和派博 (John Piper) 等牧者，也是美好的榜樣。

如今在中國城市教會中，有不少家庭教會的傳道人也在大學擔任教職。在公共議題上，他們不但能教導會眾，也能透過適當的管道對輿論和文化氛圍產生影響。我們需要喚起一批一批的學者獻身，成為學人牧者，來耕耘華人文化土壤。

## 3. 栽培優秀的基督徒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的獻身，是文化朝向基督化所不可少的。我們期待華人基督徒能出現更多傑出的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學者、文學家、藝術家、律師、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醫療人士、演藝人士、慈善家、企業家等，在不同領域為主發光，高舉真理的旗幟。

過去十年，國際基督徒工商人員協會 (CBMC) 在中國、香港、台灣、及北美都有美好的事奉，整合企業界的基督徒，發揮力量。過去一年，中國的「迦密山講壇」嘗試結合全球華人基督徒專業人士，透過研討會的形式，希望對公共領域及文化思潮產生積極作用。這些努力都值得肯定。

## 4. 基督信仰成為華人主流文化之一

在一般人心目中，華人傳統文化總是以儒釋道

為主體。然而我們期盼，未來基督信仰所產生的基督教文化，能夠在神州大地進入主流文化，成為重要的一支。甚至北師大教授劉孝廷都主張，中國必須嚴肅地接納和吸收基督教文化，讓基督信仰成為中國的精神文化資源之一，豐富國人生命的內涵，提升其道德的素養。

2013年「共識網」評選當年中國的十件大事，其中第九件即為「牛津共識」，標題為：中國學界尋求共識的破冰之舉。這件事既被中國媒體重視，基督徒的視野未來必能更有影響力，成為主流思想中不可少的要素。

## 5. 以愛和真理對待其他宗教

中國五大宗教，佛、道和伊斯蘭都擁有廣大信眾，前兩者更構成民間宗教的主體。基督徒應當如何對待其他宗教，值得深思。在多元社會中，對話不可避免，因此基督徒學者必須研究其他宗教，思考教義不同所帶來的挑戰，並參與交流。

當年使徒保羅曾在雅典的亞略巴古，和希臘兩個哲學派別對話，這種作法仍可成為今日的宣教範式。基督徒應當本著愛心，向其他宗教人士詮釋真理，或作友善的辯論，讓聖靈有機會在他們身上工作，啓迪心思，光照偏執；如此，必能贏得一些人歸向基督。

## 6. 華人教會對社會積極的影響力

文革以後，許多人很難與他人深入往來。而每週有崇拜與活動的教會，就成了人們在信任中互相交流的重要場所。一次問卷調查顯示，不少基督徒認為，信仰對他們的生活極其重要。

由於基督徒以聖經真理作準則，在工作 and 家庭倫理上往往能有卓越的表現。他們的生命吸引著家人、同事及同學，激發他們努力向上。

在神州大陸上，許多慈善工作背後都有基督徒的支持，或直接或基督徒來經營。這些美好的見證必會對社會的道德提升產生助益。這也是中國邁向福音化必須走的路。梁燕城在「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國生根」的研究中提出，基督徒服事的方針是「見一個人，就愛一個人」，並要「關懷弱勢群體」。

## 結論

改變中華文化土壤無疑是巨大的屬靈工程，需要基督徒全方位的奉獻。

在思想爭戰上，我們可以提醒新自由主義者：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基礎上。如果把上帝挪開，人的道德就經不起考驗。由於沒有

# 基督教學術研究在中國

王忠欣

中國學界對基督教的研究，是基督教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和文化，在中國存在的主要方式。

其實，自基督教傳入中國起，一直都有對基督教的研究，如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對天主教的研究，清末和民國時期一些學者對基督教的研究。然而，形成具規模、系統性、建制性地對基督教的研究，應該說是最近三十年的事。

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建政之後，並沒有把基督教看作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結晶，或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大智慧，予以重視和研究，而是從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出發，認定宗教會隨著科技、教育、和經濟的發展自然消亡。但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如今全球的科技和經濟不可謂不發達，但世界各地的宗教也同時出現復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將外在的宗教消滅，信仰也從來沒有真正從人們思想中消失過。



1970年代末，中國撥亂反正，糾正以往過度向左的錯誤，恢復了宗教活動。就基督教而言，教堂重新出現，裡面又傳出唱

詩禱告的聲音。然而宗教究竟是什麼？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另一方面，中國對外開放，西方文化一下子湧入，其中深厚的基督教色彩也引起中國人的好奇。基督教是什麼？中國需要研究。

## 宗教研究的興起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先恢復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在高校中，北京大學率先建立了宗教學專業，在大學生中培訓宗教的專門人才。

1990年以前，只有少數高校設有宗教學研究，如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復旦大學。1990年以後，宗教學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在眾多高校出現，而其中特別的現象是：這些宗教學研究大都是以基督教為主。主要原因在於，基督教

(接上頁)

「絕對」，就會淪為相對主義，文化的權威會徹底破產，至終社會的脫序無法避免。歐洲和美國雖然承受了現代化的果實，然而如今卻遺棄了對上帝的信靠。綜觀目前的西方社會，危機四伏，而最深的隱憂乃是信仰上的混亂與虛無。

對新左派學者，我們應當表明，民族主義的情懷是可以理解的，社會主義財富均平的理念也值得欣賞。但是，神州大陸過去六十幾年推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卻仍弊端叢生，難以制約官吏的貪婪，顯示出人性的敗壞。其實，這些現象是「無神論」意識形態在邏輯上必然產生的後果。若以「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為自然法則，人不會有「敬畏」的情懷，必定自私自利，竭力爭取今世利益。這樣的社會，道德的腐化和倫理的崩潰是可預期的。

對新儒家學者，我們認同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愛好，並同樣珍惜歷史中上帝給華夏民族特殊的亮光。然而，他們高估了人性道德的自律，在高舉「天命」的同時，只看重「內在的超越」；但這乃是以人作為最終標準，最多只是把「良知」發揮到極致。儒家學說過去二千年來無法為華人帶來真正的祝福，這事實證明了它本身的困境。新儒家需要接受從上帝來的啓示，明白靈魂救贖的必要性；否則道德規範不能成為品格追求的輔助，反而成為枷鎖。

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若要真正蒙福，唯一的路就是讓福音來轉化中華魂。當華人文化被聖靈深深耕耘，能以上帝及祂的救贖作為核心時，華夏文明便能更新重造。到那時，崛起的中國必成為全人類的祝福。✠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中國的學術界開始正視對基督教的研究，這種研究存在的本身，就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記。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s on the rise in China. This phenomenon is a sign of progress in Chinese society.

與西方文化密不可分，離開基督教就無從了解西方文化；中國的對外開放需要了解西方文化，這就繞不過基督教。

基督教代表了人類的先進文化，與現代化最為匹配。西方的現代化受益於基督信仰的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所產生的基督新教，更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作為現代化標誌的大學、醫院、報紙、出版、慈善等事業，無一不是基督教傳入中國後，率先創立的。因此，正在追求現代化的中國人不應該對基督教視而不見。

## 研究機構的現況

目前在中國設立基督教研究機構的高校，主要為人民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同濟大學、汕頭大學、襄樊學院、華中師範大學、和河南大學等。這些研究機構的教研範圍，包括開設介紹基督教的課程、舉辦有關基督教的講座和學術研討會、出版研究基督教的書刊、翻譯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書籍等。

當然，學術活動要影響社會，主要是通過出版。致力於基督教學術研究的刊物現今有：《基督教文化學刊》、《基督教學術》、《神學美學》、《基督宗教研究》、《維真基督教思想評論》、《聖經文學研究》等。介紹西方基督教的翻譯叢書，則已經有：“基督教文化譯叢”、“上海三聯人文經典書庫——基督教文化經典系列”、“清華哲學翻譯系列——北美宗教文化專集”、“基督教傳教士傳記叢書”等。

這些學術活動都對中國人了解西方文化，以及與國際接軌做出了重要貢獻。

## 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性

### 1. 帶動社會的進步

基督教在當代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就社會而言，可說主要是在思想層面，而這乃是學術界基督教研究的成果。

任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離不開新思想的推動。當學術界活躍興盛、新思想不斷出現的時候，社會也會隨之蒸蒸日上。古今中外，學界一直都是社會發展的智庫，提供思想、理論的資源。因此，基督教在學術領域裡的成果彌足珍貴。

只不過，學術界的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歷史、和文學領域，對於信仰的靈修和神學層面涉獵不多，因此，對於基督教的推廣或許並不產生直接的作用。儘管如此，基督教的學術研究仍不

容忽視。

### 2. 了解西方與全世界的必要層面

在當代世界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社會進步，離不開向人類先進文化的學習，而這便仰賴日益增强的中西交流。在全方位的交流中，很大一部分為文化、思想的交流。

基督教不僅曾經是西方文化的主體，目前也在許多非傳統基督教的國家中快速發展。因此，現今的基督教帶有全球化的特徵。就此而言，對基督教的研究有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可以說，今天若不了解基督教，不僅不能了解西方，而且也不能了解世界。

長久以來，中國人總以為自己對歐美的了解比較深入，超過西方對中國的了解。然而實際上，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常只是表面、皮毛的，並沒有觸及西方文化的核心，即宗教信仰的部分。我們根據好萊塢大片的描述，常把西方的社會想像為燈紅酒綠、唯利是圖、道德敗壞、性泛濫、每天在上演警匪大戰。然而，實際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由於有基督教的深厚影響，西方人在道德自律、公共秩序、重義輕利等方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好得多。

### 3. 有助於處理中西關係

最近幾年，中國與西方的爭執和衝突不斷出現，中國的專家學者大多只是從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角度來分析理解，很少觸及文化深層，結果並不能緩解衝突，甚至無法有效地找到矛盾的根源。

構成西方文化底蘊的基督教是需要我們重新了解、認真研究的。不了解基督教，就不可能了解西方文化，而不了解西方文化，就不能處理好中西關係。

以往，中國忽視了對基督教的研究，一直把基督教當作封建迷信，坐等其消亡，傷害了中外基督信仰者的情感，造成了社會的不和諧。現在，中國的學術界開始正視對基督教的研究，這種研究存在的本身，就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記。

### 4. 豐富中國的思想資源

通過學術研討的方式，中國的基督教研究提醒人們，基督教在古今中外實際存在的情況，以及本身所具有的普世價值。基督教學術研究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豐富中國持續發展的思想資源，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者為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

# 信仰和文化的雙重迷失——

## “巫術鬼魅”在神州“沉渣泛起”

李靈

# 巫 覡 巫

透過一個個“氣功大師”在中華大地一波接一波上演的鬧劇，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活脫脫的“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景象，更是“氣功”背後的“神影”，就是那流傳數千年的“巫術”。難怪魯迅會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

初次讀到魯迅這段話有點吃驚，因為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弘揚科學至上思想，近代史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五四”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可是年歲愈長，面對現實生活中荒誕行徑日益增多，竟然證實了魯迅先生對中國文化本質拿捏之精準。

縱觀中國歷史，雖不知“巫術”究竟起始於何時，但確知其曾盛行於殷商，直至秦漢，歷經千年而不衰，即便六朝以後也未曾稍減。“巫術”之魅已成一種文化現象，為社會各階層所崇尚，滲透大眾生活，甚至成為風俗，百姓被潛移默化而不自知。筆者逐漸發現：正是這巫術，或者說巫教、巫文化，阻礙了“科學”在中國的出現，還嚴重地影響了“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 什麼是“巫術”？

就詞語來講，“巫術”一詞是二十世紀初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在中國歷史上，“巫職”人員或“術士”所從事的活動，是用“巫蠱”、“法術”或“左道”等詞來概括。

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說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現專事“法術”、“左道”的職業了。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巫”字的演變，最早是兩個

工字的交叉，大概是行法術時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後加上兩個人在跳舞，是巫用形體動作——請神靈降臨。

西方“巫術”一詞，早在貝希斯坦的大流士碑文中（公元前521年）就出現，可是對“巫術”最早的解釋，則是出於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思想家伏爾泰，他在《風俗論—導論》寫道：“何為巫術：巫術就是能做出自然所做不到之事的秘密，就是不可能之事。在任何時代，都有人相信巫術。巫術（magic）一詞來自迦勒底語的‘術士’（mag\magdim\mages）。”

之後，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1865年發表的《人類早期歷史研究》中，也曾對“巫術”作出具開創性的解釋：“巫術是建立在聯想之上而以人類的智慧為基礎的一種能力，但是相當大的程度上，同樣也是以人類的愚鈍為基礎的一種能力。”他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巫術”的出現是基於“主體與客體之間一定程度的混淆不清”。

又一位著名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喬治·弗雷澤，在泰勒的基礎上對巫術做了更加精確的概括：“巫術是一種被歪曲了的自然規律體系，也是一套謬誤的指導行動準則；它是一種偽科學，也是一種沒有成效的技藝。巫術作為一種自然法則體系，即關於決定世上各種事件發生順序的規律的一種陳述，可稱之為‘理論巫術’；而巫術作為人們為達到目的所必須遵守的戒律，則可稱之為‘應用巫術’”。

英國人類學功能學派的開創者馬林諾夫斯基更提供了新視野：“傳統行為與遵守，是被土人看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既有真畏的情緒，又有禁令與特律的約束。這些行為與遵守，都是與超自然力的信

“巫術”就是對原始人謀生活動的各類經驗所作的總結。

Witchcraft can be described as a conclusion of the primitive people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of survival techniques.

仰（特別是巫術信仰）弄在一起，那便是與生靈、精靈、鬼靈、祖先、神祇等觀念弄在一起。一切巫術，簡單地說，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一切人生重要趣意而不為正常的理性努力所控制者，則在一切事物一切過程上，都自開天闢地以來便以巫術為主要的伴隨物了。”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巫術”並非完全沒有可取之處。正是因為“巫術”，生活在洞穴中的原始人才從蒙昧時代一步一步進入了“文明”。因為“巫術”就是對原始人謀生活動的各類經驗所作的總結。掌握“巫術”的巫師們，初知有關狩獵、種植和醫藥方面的知識，並對各種自然現象進行因果關係的解釋，以滿足部落人群的理性和精神歸屬感的需求。

誠如伏爾泰所說：“術士像比其他人見識多，他們探索晴雨的原因，不久便被視為能夠呼風喚雨。他們是天文學者，其中最無知又最膽大的人，就成為了占星術士。某一件事發生在兩個行星會合之時，這兩個行星就是產生此事的原因，於是，占星術士便成了行星的主人……他們甚至能支配人的生命，辦法是製作一些臘人，或者口念上帝或魔鬼的名字。”可見，巫術文化階段是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的過渡階段！

所以，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中也曾有過這個階段，並不足為奇。而奇怪的是：中國學術界從來沒有對自身文化歷史中曾經盛行的“巫術現象”進行比較系統、深刻的剖析和研究。近現代學術界對自身文化傳統中“巫術”的認識，還是借助於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反觀自照。

不過，近十幾年來倒是成果累累，出了不少好書和好文章，推動知識界乃至社會大眾，一起來思考：幾千年過去了，自然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世界上其他文明也早已擺脫“巫術鬼魅”的糾纏，進入“現代文明”，可是為什麼“巫術鬼魅”卻依然在中華大地沉渣泛起、四處瀰漫？它為什麼如此“根深蒂固”呢？



## 歷史上的形成

當代著名哲學家李澤厚教授，在《說巫史傳統》的扉頁上引用孔子的一段話，頗引人深思：“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吾與史巫通途而殊歸者也。”中國的“巫術”至今不絕的奧秘，恐怕與“由巫變史”的理性化過程有關。

中外學術界一般認為，“巫術”起於原始宗教，而中國的宗教則與“祖先崇拜”密切相關。李澤厚認為：“儘管歷史學家們關於中國上古至上神與祖先神的關係，仍有各種參差不一的意見；儘管這兩者的所謂‘合一’或‘一致’可能有並不不同的多種形態；但兩者緊密相連卻幾乎被學者們所公認。”祖先死為神；或生即半神。無論生死，祖先（主要是氏族首領的祖先）都在保護著家園、本氏族、部落、部族（酋邦）、國家的生存和延續。張光直說：“在商人的世界觀裡，神的世界與祖先世界之間的差別，幾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至於“人”和“神”（祖先）之間如何進行溝通？經過漫長的歷史，逐漸形成了一套諸如“占卜”、“扶乩”等“法術”或“左道”。

“巫”是姓氏，亦是職業。《風俗通義》言：“巫氏，凡氏於事，巫付、匠、陶也。”《說文解字》云：“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覲，能齊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國語·楚語》載：“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慧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可是，“巫術”泛濫，甚至到了“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的狀態，誰都可以通神降神，傳達神的意志。如此一來，必然影響聯合體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所謂“九黎亂德”、“九黎之亂”，或許就是由此引起的動亂。

在這樣的背景下，顓頊（傳說的五帝之一，約公元前2500-2400年）進行“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國語·楚語下》記載：“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簡單說，就是斷絕“人”和“神”的往來，力圖把政治導入秩序化、知識化。

“絕地天通”之後，地上的人再也沒有辦法上天去了。然而，天上的神還可以通過法力下凡，但地上需要有人來承受“天意”，而這“通天”的重

“巫術”傳統造成的思維，一定程度影響了中華文化的發展和走向。  
The thought pattern inherited from witchcraft tradition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trend.

任，就落在“君王”身上。中國的“政教合一”歷史就此開始了。

殷商時期是“巫術”最為興盛的時期，殷王也就是“巫王”，是最大的“巫”。所謂“大巫見小巫”，是指對自然“災變”、“奇異怪狀”、“卦像”、“神意”等的解釋，最後都必須由“巫王”來作最後裁斷。“巫術”文化與專制獨裁的王權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也進入了“權力決定真理”的歷史。



從中國巫術文化的演變歷史，大概

可以勾畫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有專職事神的人員，而一般人則從事其他社會職業，不參與事神的活動；即所謂：民神不雜，民神各業。

第二階段，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人意通天；即所謂：民神雜糅、民神同位。其結果是祭品匱乏，人民不再得到福佑。

第三階段，絕地天通，恢復民神不雜的秩序；結果導致等級的出現，即貴族與平民的區分和“禮”制的出現。

“禮”就是“秩序”，其中心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所有社會結構都由此衍生。儒家宣傳的理想封建社會秩序，是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要求人們的生活和行為，必須符合自己在家族、社會和政治上的身分與地位。不同身分有不同的行為規範，這就是禮。

## 巫術與傳統文化

儒家的核心價值就是“克己復禮”。《禮記》云：“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見“禮”是封建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重要工具。“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儒家認為，推行禮治即是“為政”。

“禮”原是宗教祭祀儀式上的一種儀態。《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過去，“禮”是凸顯“人”與“神”的關係，現在則是表明“人與人”的關係。如此，儒家以“禮”替代了“巫”，實現“政教合一”。

兩者的不同在於，儒家是通過“祭祀”來彰顯、實現“禮”；巫術則是通過“作法”來彰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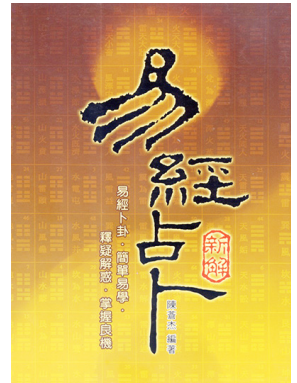
鬼神的“能力”和“權柄”。巫術著力通鬼神之能力，是為了證明、維護現實“王權”的合理性。而為了使現實的權力不受挑戰，“君王”干脆將通鬼神的權柄沒收歸己。

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並不是否認“鬼神”的存在，而是更多著力於“祭祖”，以維護現實的政治秩序，達到穩固王權的目的。

著名學者陳來描述了這一過程：“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巫術在第一次分化（祭祀文化取代了巫術文化的主導地位）後，仍保留在民俗文化中，成為小傳統，並在以後的幾千年，通過各種方技術數，凝結為小傳統的一套體系。”

不過，筆者更傾向於李澤厚所言：“巫的特質在中國大傳統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堅固保存、延續下來，成為了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鑰匙所在。”

比如，被稱為中華文明源頭的《易經》，眾人咸認它具有包羅萬象、預知一切的功能。其實，《易經》中的卦辭，都是含有極大模糊性或不確定性的描述，而不是“概念”或“判斷”；其中有極大再解釋的空間或餘地。不同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各自發揮想像，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



巫師們就是借助“再次解釋權”來修正其理論的缺陷，以維持看起來合理的“自圓其說”！而所謂“理論”，就是一些卦辭和集體表像。人們不可能從巫術的卦辭裡獲得準確的結論，每個卦辭都需要巫師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解釋，這就必然導致巫師對“學術”的壟斷，及巫師的“尊貴”！

“巫術”傳統造成的思維，一定程度影響了中華文化的發展和走向。老子在《道德經》闡述“道”時，說：“道可道、非常道”。“道”究竟是什麼？他卻不明說，保留相當大的模糊空間，導致其神秘性。其實，所謂“博大精深”，往往是闡述的“模糊性”加上“神秘性”造成的。

孔子對問題的見解，主要是透過與弟子之間的問答來闡述，並以此來教導。所以他的話不可能過於模糊，這點顯然比老子好很多。但是，他在闡述自己思想時，依然不是講明確的“概念”，而是以描述性的話語為主。

從現代知識論的立場來看，若缺少自己所特

文革期間，則是以革命的名義，利用“巫術”語言，激發蘊含在民族文化心理深處對“巫文化”的認同。Because of the deep ethnic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witchcraft culture the people were easily stirred up by the witchcraft language in the name of revol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有、確定無疑的概念，作為闡述的思想，就難以構成現代意義上的知識。

難怪黑格爾對孔子的評價不高：“孔子和他弟子們的談話（即《論語》），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到得到，可能還要好些，……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一點也沒有……。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黑格爾如此評孔子，恐怕是因他不了解，孔子其實是承接“巫術”的影響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如果黑格爾了解這一點，不知道他會對孔子表示理解，還是會在評論中夾帶更多的嘲諷？）

由於“子不語怪力亂神”，儒家興起並成為正統後，“巫”的社會地位變得低下，以“巫”為職業的人少了。但若從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看，巫風實仍未減，不過不叫做“巫”，而用其他名義出現，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究其原因，一是儒家全不顧及民間對“生前死後”的關懷，迴避面對“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對靈魂問題、超自然現象等，拒不回答，傳統的“巫術”因此得以繼續存留。諸如黃曆指示人，什麼時候出門、嫁娶、動土才吉利，又如扶乩、看相、算命等，不僅讓巫術作為傳統保存下來，還讓“巫師”化為正當的職業。

此外，儒家本身也沒有完全擺脫“巫術”的影響。孔子在“周禮”基礎上，建構一套旨在維護周禮的“人倫綱常”，實際上是為諸侯所設計的新統治術。與“法家”相比，這套系統似乎多點“人情”味，但遺憾的是，它依然缺乏“人性”的基礎。儒家真正發揮作用，是在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那時，“儒家”已經被宗教化，融“神秘性、政治性、道德性和社會性”為一體，實際上也充當了宗教的功能。

在歷史上，有些儒生確實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但其實，古代的“巫師”也頗具道德感召力。儒家這一套，唯有依附在強權體制上才能發揮功用。實際上，儒生們繼續發揮著殷商時期“巫師”的功能和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充其量只是“理性化”的“巫術”而已。這是“巫術”在中國歷經幾千年而依然活躍的最主要原因。

清末的義和團事件，“巫術”再次被“發揚光大”，已不必多費唇舌談論。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在中華大地的“文化大革命”，仍然繼續“義和團”的傳統，大行“巫術”之能事。所不同的是，古代社會的野心家用巫術來

蠱惑人心，製造混亂、趁機介入宮廷權鬥；而文革期間，則是以革命的名義，利用“巫術”語言，激發蘊含在民族文化心理深處對“巫文化”的認同。人民群眾被這類語言所激起的狂熱，被稱為“革命熱情”，具體的表現，就是對“領袖”（巫王）的頂禮膜拜，和對“政敵”的無比憤恨。

文革期間大量革命性的批判語言充斥著“巫術的咒語”：“……我們要警告這些嗡嗡叫的蒼蠅和比它們貌似強大的熊羆虎豹：你們這些害人蟲，



在‘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時代，被各國人民徹底掃蕩乾淨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這類“批判”和詛咒，要義在於：首先，竭力通過具神性的語言（“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或“毛主席語錄”等），把敵人變成猛獸毒蟲，讓魔鬼現出原形。過去，這種“現形巫術”要用神物法器（照妖鏡、聖水、聖火等）、通過巫術操作才能實現；咒語亦有類似的功能，《西遊記》等神魔小說中，有很多這類例子。

## 何以科學在中國未能除巫

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了，為什麼在中國，“科學”沒能阻擋“巫術”捲土重來？被冠以“大師”、“高人”、甚至“國師”雅號的人，繼續行著“巫師”之職，而熱衷各種“巫術”的人群，基本上都接受過現代“科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博士學位。這讓人深感困惑，更感到特別嘲諷。

近代中國通過“洋務運動”，開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至今，技術學了不少，科學卻弘揚得不多；甚至把“技術”當做“科學”。

就實用性而言，“巫術”和“技術”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是採用特殊方式，達到非正常人力所能及的效果。但“巫術”背後的依據，是對超自然的靈界力量崇拜，“技術”背後，則是人對自然物體的存在及其相互間關係和作用的理

正是因為基督教天然具備“除巫去魅”的能力，西方才能在科學上有驚人的建樹。  
The de-witchcraft nature and power of Christianity contributed to the amazing success of science in the West.

愛因斯坦在1953年致斯威策（J. E. Switzer）的信中曾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基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不用驚奇的，若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倒是令人驚奇的。”這段話非常中肯。

中國先人們曾經在醫藥、冶煉、甚至天文等方面，有驚人的發明和創造，比如：1974年從秦皇始的陶俑坑中出土的三把寶劍、莫邪劍、地動儀、《本草綱目》、指南針等等。

可是，這些寶劍難以複製，原因是，後人並不知道煉製過程的物理化學作用，所以當時並不是根據金屬的成份有意配製而成，只是在無數嘗試中“碰巧”而成。用現在的話說：是摸著石頭過河，憑個人積累的經驗造成的。

再比如，張衡的地動儀的確值得我們驕傲，連西方也十分佩服。但，史書的相關記載只有幾行字，張衡以後更無人接班。中國人對地震的認識，仍是天人感應那一套。洪秀全還以地震的發生作為建立“新天朝”的徵兆，而1976年唐山地震後，姚文元竟寫下“地震實為新地兆”，來為他們準備執政作輿論宣傳。

《本草綱目》裡面有許多可用的材料，但其中



東漢 張衡發明地震儀(西元132年)

也有荒謬的記載，不容忽略。如，生吃狐之五臟及腸肚，可治狐魅；以之作羹霍，可治大人見鬼。指南針沒有用於航海，卻被大量用於看風水。這些現象的原因，誠如愛因斯坦所言，是因為中國人並沒有找出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

當西方科學已經十分發達，甚至洋槍洋炮威脅到中國的生存，這片土地上的人卻仍未驚醒，繼續上演“巫術”的荒唐事。鴉片戰爭後期，原本林則徐因主張抵抗英軍，被皇帝撤換，道光21年時，皇帝忽然又想要抵抗了，將主和的欽差大臣琦善撤職，換成奕山，又派善打內戰的果勇侯楊芳當欽差

參贊大臣。楊芳一到廣州，馬上下令“廣收馬桶，排列沿河”，還在城隍廟做法事，將符水裝入壇中，埋在地下，“種種設施，不一而足，其捍患禦侮之法可謂良且盡矣。”這些作法並不是武俠小說或消遣影視，乃是清廷面對英軍入侵的備戰行動！

“五四運動”弘揚的科學，是否對廣大百姓多少產生一些科普作用呢？舉個令人嘖飯的例子。鴉片戰爭結束後半個世紀，魯迅的保姆長媽媽曾一本正經地告訴他，要如何抵禦外國入侵：如果婦女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科學本質是“思想”，是人們在探索自然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新“觀念”。全世界優秀的科學家，猶太裔超過任何民族，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最多；有人評述這現象，說：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在他們看來，一切事物都是由同一個上帝所造，人可以盡情地去探尋造物的奧秘和規律。

到了新約時代，這觀念在《約翰福音》中更被強化：“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約翰福音1:1-3）這裡所提到的“道”，是確定無誤的，就是“神”本身；不像《老子》中的“道”不可捉摸，無法表述。這裡的“神”，就是世界萬物的創造者。

教會史上，教廷曾為了維護“權利”，片面強調某些神學觀念，壓制思想，從而抑制了科學的發展，甚至迫害科學家。但是，這些劣跡無法否定《聖經》的真理。

馬丁路德改教後，科學的發展進入“井噴”時期。許多虔誠的基督徒科學家，不僅見證了神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還向世界展示了神創造的奇妙與偉大。正是因為基督教天然具備“除巫去魅”的能力，西方才能在科學上有驚人的建樹。

反觀中國的歷史，從來沒有經歷過“除巫去魅”的過程。對“巫魅”的崇敬，積澱在民族的文化心理，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並不因為受到科學教育、有較高學位、甚至長期生活在西方社會，便能自動消除。

筆者在此要強調：中華文化的復興，必須經歷“除巫去魅”的過程，而唯有基督教才能幫助我們“除巫去魅”。神的大能和恩典臨到中華之日，便是一切魑魅魍魎消蹤匿跡之時。✠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 邏格斯與道

周鐵樓



「邏格斯」(Logos)的概念早見於波斯、古印度和古埃及。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 主前540-主前470)將邏格斯引進他的理論,意指支配宇宙萬物的規律性或原理。

後來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裡也用「邏格斯」;中文譯為「道」。有人說約翰的道是從希臘哲學引過來的,其實並不盡然,因為約翰是用道來解釋耶穌基督——耶穌是太初的道。

## 希臘哲學的邏格斯

希臘文「邏格斯」本來有多方面的含義,如語言、說明、尺度、大小、分寸、或數量上的比例。赫拉克利特將「邏格斯」引入哲學,雖然也具上述含義,但主要是說萬物的生滅變化。他認為,「邏格斯」是一種隱秘的智慧,是宇宙萬物生滅變化的一種微妙尺度和準則。所以,萬物的生滅雖然變化多端,有智慧的人還是可以把握它。

赫拉克利特出生於伊奧尼亞地區(今土耳其安納托利亞西南海岸地區)以弗所(Ephesus)一個城邦王的家庭。他把王位讓給弟弟,自己隱居起來。後來他成了神秘的哲學家,古希臘哲學認識論的鼻祖,辨証法的創始者。「萬物皆流」和「對立統一」理論即是他的獨特見解。

赫氏引入的「邏格斯」觀念,後來被斯多亞學派(Stoicism)發揚光大。這學派是塞浦路斯的哲人芝諾(Zeno, 約主前336-264年)於主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創立的。「斯多亞」一名意為「屋頂的柱廊」(Stoa poikile),據說當時這派人士常在雅典此種建築下講學聚會。

斯多亞學派認為,「宇宙理性」決定了事物的發展變化。所謂「宇宙理性」就是神性,它充塞於天地之間,瀰漫無形。因此,宇宙萬物混亂的外表下有理性的秩序、必然的規則和本質的觀念。這觀念和「邏格斯」的概念潛在相通,因為「邏格斯」即是指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規則。

斯多亞的「邏格斯」包括兩部分:「內在的邏格斯」和「外在的邏格斯」。前者指理性和本質,後者指傳達這種理性和本質的語言。

## 舊約中的道

在希伯來聖經(Tanakh, 譯為塔納赫或泰納克,相當於基督教聖經中的舊約)中,「道」就是神的話。「話」是傳遞思想的媒介;神藉著祂的話與人交通,把自己啓示給人。神的話又是創造的話,可以發出能力,成就創造的工作:「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世記1:3);「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篇33:9)。

舊約好幾處論到神的「智慧」:「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之先,就有了我(智慧)。」(箴言8:22)「祂(神)立高天,我在那裡。……那時我在祂那裡為工師。」(箴言8:27,30)「智慧」和「道」一樣,都是太初就存在,也參與了神創造的工作。

## 猶太哲人斐羅與道

把希臘哲學「邏格斯」和猶太教的「道」聯繫起來的,是亞歷山大的哲學家斐羅(Philo Judeaus)。他認為,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的思想同根異枝。神超出世界之上,祂的智慧是「內在的邏格斯」,祂的話語就是「外在的邏格斯」。

斐羅致力於將猶太教信仰哲學化。他認為,宗教啓示是最高的權威,希臘哲學中的精華都源出於它。他主張用臆測和寓意的方法解釋舊約聖經,因為宗教信條有字面(表面)意義,也有象徵(精神)意義。

斐羅在主前25年到40年間生活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和耶穌基督處於同一時代。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而他的母語是希臘語;他受過很好的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的教育。他堅信猶太教是普世性的宗教。

約翰福音以「道論」作為全書的開始。序言（1:1-18）強調，耶穌基督就是那在太初就存在的「道」。Logos was the focal point in the preface of the Gospel of John (1:1-18) with the emphasis that Jesus Christ was the Logos existed in the beginning.

斐羅可說是聯繫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和基督信仰文化的樞紐。斐羅的思想無疑對約翰福音書的寫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許多想法（如原罪、禁慾、靈魂得救、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的基本道德原則中都可找到。

## 使徒約翰的道論

約翰福音以「道論」作為全書的開始。序言（1:1-18）強調，耶穌基督就是那在太初就存在的「道」。



第1節開宗明義說：「太初有道」，意思是說，在時間未開始以前，在未有萬物的時候，就有了「道」。接著，約翰說明：「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與神同在」，是講「道之體」——道與神同體；這句括又表明：「道」與「神」是有區別的，但都有位格，並同時存在。「道就是神」則是講「道之性」——道具有神性而與神同等。

第3節指出：「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此節的第二句是強調第一句。當時有些人主張，天使也曾參與神創造的工作，但是約翰否定這一說法，而刻意強調：萬物都是藉著「道」造成的。

第14節繼續說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道」如今成為「肉身」的樣式，就是經由聖靈感孕，藉著童女馬利亞出生到世上，取名為耶穌（參，馬太福音1:18-21）。祂的生命特質與凡人不一樣，約翰稱之為「榮光」；所有門徒都親眼目睹過這超凡的生命。唯有耶穌才與神的聖潔相匹，所以約翰以「父」的「獨生子」來描述神（聖父）與耶穌（聖子）的關係。

約翰又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1:18）耶穌基督是

「父神懷裏的獨生子」，因為祂與神的關係親密無比。唯有祂能將神「表明出來」，因為祂是神的真像，是神的彰顯，是神的解釋和說明（參，希伯來書1:3）。

耶穌既有人性，又有神性。這是約翰福音的基本前提。耶穌以無罪之身在十字架上為眾人替死，因此，祂的代贖有奇妙的功效，能拯救有罪的世人。約翰福音的中心思想就是：「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

## 中國哲學中的道

老子李聃的《道德經》，是中國古書中最有系統陳述「道」的一本書。短短五千字，卻光輝密集，蘊含深奧的智慧。史上似乎沒有一個思想家的功力比得上老子，能用這麼簡潔的文字呈現一種哲學概念的全貌，且對整個民族的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其他古書中也講到「道」，例如《易經》、《中庸》。但其用法與老子哲學意義的「道」有所不同。

《道德經》提及「道」的地方約四十多處。茲將與本文有關的重要出處抄錄如下：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章)

2.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21章)

3.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

4.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40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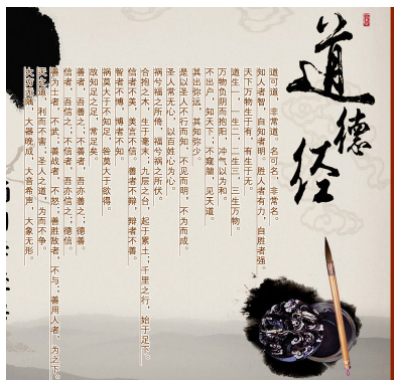
5.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42章)

對於老子的話，詮釋者有不同的見解。常見的解釋為：「道」是不可以講述的；能講的「道」只是普通的道，而非「常道」；「常道」是恆久不變的道。若勉強描述，則可說：有一個混然一體的東西，它先於天地而生，無聲又無形，獨立自在，不停地循環運行。它可以算做天下萬物的母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做「道」，勉強再給它起名叫做「大」。「大」，便無限飛逝，飛逝而致遠，致遠又返轉還原。所以道為大，天為大，地為大，



約翰把希臘文化中的「邏格斯」轉化為具有位格的神，是出於聖靈的啓示。  
John,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transformed the Logos in the Hellenistic culture into a personal God.

人也為大。宇宙間有四大，而人是其中之一。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以它自身為法則。（道無所出無所去，無所從無所屬，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故道自身為法則。）



「道」是天下萬物的母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是指那先於天地而在、混然一體的東西（統一體）；「二」、「三」指的是天、地、陰、陽等。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說，從混然一體的統一體所產生的，都是「有」。「有」是指可以用感官覺察的。但「道」是超感性的，超時間的，是永恆的。所以老子說：「天地尚不能久」，「道乃久」（16章）。

### 道概念的轉化

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老子的「道」與神的關係怎樣？顯然，老子所論的「道」是根本的原則，並沒有涉及位格問題。就這點而言，老子的「道」與約翰福音所講有位格的「道」是不同的。

由於神的普遍啓示，人對造物者有模糊的認識，甚至可以揣測宇宙的本源應該為何。但是，若沒有神明確的啓示，就無法認識真理的全貌。

約翰福音告訴我們，耶穌基督就是那太初的道。約翰把希臘文化中的「邏格斯」轉化為具有位格的神，是出於聖靈的啓示。當耶穌披戴肉身來到世間，祂的門徒發現認識，祂就是超越時空真理的本體，就是世人所隱約辨識的「道」。

因此，約翰福音並不是一本講哲理的書，乃是主所愛的使徒約翰為祂所作的見證。約翰寫福音書的目的，是「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翰福音20:31）

當年希臘信徒透過朦朧的「邏格斯」概念，得著神的啓示，認識了真道。但願現今許多華人可以透過老子對「道」的揣摩，也得著神的啓示，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

作者曾任加州州立大學Stanislaus分校物理系主任，現已退休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建議奉獻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建議奉獻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建議奉獻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建議奉獻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 亞當的歷史性



趙剛

**歷**史上是否真有亞當（及夏娃）其人——他是全人類的始祖，罪是因他當初在伊甸園的悖逆而來？對接受進化論的非基督徒來說，這不過是無稽之談，最多是聖經中的神話故事。但從古至今，基督教正統教會大多認為亞當真有其人。

然而，近年來這個問題在福音派裡卻引起爭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的《上帝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God*），和恩思（Peter Enns）的《亞當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Adam*）。柯林斯是人類基因圖譜工程的首席科學家，恩思是威敏斯特神學院的前舊約教授；他們都自稱是福音派基督徒，尊重聖經的神聖權威；但兩人從科學和解經角度指出，亞當不必為歷史上真實的人。

本文試圖從福音派的立場對這個問題略作梳理，作為有心人士的參考。

## 當科學和聖經說法不一時

當科學（包括歷史）和聖經立場不一致時，可能出現衝突派與協調派兩種反應。衝突派又分兩個陣營，一邊說：科學錯，聖經對；另一邊說：聖經錯，科學對。協調派中，有些人認為科學對，但又自稱尊重聖經權威，他們會說，是我們對聖經的解釋有錯誤；有些人則會說，科學有部分錯，聖經（或對聖經的解釋）也有部分錯。

對於亞當的歷史性，如果（a）科學說是真實的，聖經（或其解釋）也說是真實的；或者（b）科學說不是真實的，聖經（或其解釋）也說不是真實的，就不會有問題。如果（c）科學說是真實的，聖經（或其解釋）說不是真實的；或（d）科學說不是真實的，聖經（或其解釋）說是真實的，則出現問題。目前似乎（d）最常見，即科學說歷史上沒有亞當其人，聖經（或其解釋）則說亞當是真實的。

衝突派基督徒最常見的處理是：聖經對，科學錯。若同意這個思路，我們便需要說明：（1）聖經的確說亞當在歷史上是真實的，而這也是傳統神學的要求；（2）科學錯了；如此，我們便需要更深入去談相關課題，如：科學和信仰的關係、進化論總體或細節證據（如DNA）不成立，等等。

然而，也有些衝突派基督徒認為：科學對，聖經（或其解釋，包括神學）錯。這派人有些完全接受科學的結論，或進化論成立的證據；有些則提出解經的論證，比較常見的，是以聖經與古近東文化的相近性作依據。而尊重聖經、不願直接說聖經錯的基督徒，會說：我們對聖經的解釋錯了——聖經並沒有說亞當是歷史真實的。還有些對（傳統）教義不太重視的基督徒，則會說：我們不需要亞當在歷史上是真實的，因為原罪的教義並不成立。

而協調派基督徒如果從（d）出發，則多半會朝向（b）移動。但也有人，比如柯林斯，選擇走向（a）。他們通常會先根據聖經和傳統神學，劃出自己立場的底線，然後在承認科學（或進化論）基本成立的情況下，看是否有協調的可能。而他們的結論為：科學並不必然要求亞當不具歷史真實性，卻可以包容這看法。

本文對這個方向的努力予以肯定，同時認為，我們需要對於相關的科學、歷史和神學，都應有更深的認識，也要去瞭解這個課題批判的深度。

## 亞當的歷史性與基督的代贖

從神學上來說，亞當的歷史性問題似乎直接與“第二亞當”或“末後亞當”——也就是基督——相關（參，哥林多前書15：21-22，45-49）。其中至少包含兩個要點：第一是墮落或罪的真實性問題，第二是基督的替代性救贖問題。這兩點亦不可分割。

如果亞當在歷史上不是真實的，那麼墮落似乎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贖，是以歷史上亞當真實的墮落為前提。  
The historicity of Adam should be the premise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crucified Christ.

就並非歷史事件。雖然我們仍可從實存的意義上來談“罪”，但這種說法和基督教的傳統教義差距就相當大。因為，傳統教義是從罪性（或原罪）的角度來談罪的本質。

這一點和基督的替代性救贖緊密相關。“歸算”的教義教導：眾人的罪都歸在基督身上，而祂的義則歸給我們。照保羅在羅馬書5章12-21節的論述看來，基督的救贖歸算眾人，與亞當之罪歸算眾人（即人的原罪），似乎是平行的。換言之，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贖，是以歷史上亞當真實的墮落為前提。基督上十字架所要解決的，就是亞當墮落所帶來的問題。



然而，如果墮落不是真實的，那麼，解決之道也就不需要了。也就是說，如果亞當在歷史上並非真實，原罪說就喪失了歷史根據；如此一來，基督的救贖也失去了著力點——因為救贖乃是要解決罪的本質問題。而罪若不是歷史性的，救贖為什麼需要在歷史中呢？純粹道德性的墮落，有道德性的補救就可以了。

倘若如此，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多只能成為世人的榜樣，表明犧牲的力量。的確，有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只關注基督的榜樣層面（即效法基督）；不過，正統基督教總是強調基督的代贖，認為此乃信仰的核心。

基督的代贖是大公教會的傳承。早期教父，如安瑟倫（如其名著《論神為何成為人》）和亞他那修（如其名著《論道成肉身》），都如此教導。雖然天主教和東正教對“因信稱義”的闡述和強調不如更正教（基督教），但這三大教會體系異口同聲承認，基督代贖的教義是信仰的核心。

眾多堅持亞當歷史性的學者，對羅馬書5章和哥林多前書15章都作了詳細的討論。荷蘭神學家費爾斯提（J. P. Versteeg）所著《新約中的亞當》（*Adam in the New Testament*）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著作。

## 亞當的歷史性與其他相關教義

亞當的歷史性還涉及另一個重要問題——人具有神的形像。按傳統的教義，原初的善即是亞當被造時所具之神的形像。墮落，是對原初的善而言。因此，亞當的歷史真實性，是“人具有神的形像”的本體論基礎。

如果所有人都出於亞當，而亞當又具有神的形像，那麼所有人也就具有神的形像。但如果，並非所有人都出於亞當，那麼神的形像如何成為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基本特徵？這樣一來，人人平等的說法就缺少理論支持，而出現問題。

保羅以亞當（和夏娃）歷史真實性為前提的教導，還包括婦女角色，及姐妹在教會中服事的問題（提摩太前書2：13-14；哥林多前書11：8-9）。這方面似乎還沒有人提出異議。

按聖經家譜的記載看，亞當是明確的歷史人物。最著名的是耶穌的家譜（路加福音3：38），其次為《猶大書》14節，以及相關的舊約經文（如，歷代志上1：1）。這些經文都以亞當和夏娃為人類的始祖，而“始祖”的含義具生物和歷史意義。

保羅在雅典的講道中，雖然並沒有直接說“亞當”，但“一本”的含義卻很清楚（使徒行傳17：26）。

基督在談及離婚問題時，引用創世記2：24（馬太福音19：4-6等）。這段教導沒有直接說出亞當夏娃的名字，但很明顯是以他們為歷史人物。如果否定這一點，基督教關於婚姻問題的傳統觀念（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也許就會被顛覆了。

恩思承認，聖經的確認為亞當在歷史上是真實的。很多自由派或批判主義學者也同意這一點——無論他們是在古近東背景下解讀《創世記》，或在第二聖殿時期猶太背景下解讀新約。只不過，自由派或批判主義學者相信，科學已經否定了亞當的歷史真實性，因此，他們直接否定聖經在這個問題上的權威。

但是，恩思和一些福音派學者並不願意因此對聖經的權威打折扣。所以，乍看之下，讀者會以為，他們與自由派的立場有所區別。然而追根究底，兩方其實相差不遠，以下將說明。

## 自由派與新正統派的影響

如果亞當的歷史性這麼重要，為什麼還要否定呢？答案基本為：科學（主要是進化論）認為亞當

進化論對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挑戰，其實就在亞當的歷史真實性。  
The essential challenge of evolutionism to Christian faith lies in the historicity of Adam.

不具有歷史真實性。

但當我們把視野放大一點，就會發現，其實在自由派當中，根據科學和古近東文化背景來否定亞當的歷史真實性，為時已久。同樣，否定原罪論教義，甚至基督的代贖論，也都喧囂有時。

席溫特雷（Brian Schwertley）對此做了相當全面的回顧，指出這些批判學者的前設問題，包括信仰根基上的認識論（是啓示還是理性）、底本說（JEDP）等細緻的解經前設。

老自由派對福音派的震撼也許不算嚴重，但新正統派的影響就比較大。斯椎珀（Robert Strimple）指出，對亞當歷史性的新一輪否定，源自巴特及其新正統派的說法。巴特（Karl Barth）主張所謂歷史與永恆的辯證，認為我們可以一方面堅持在信仰上認定亞當具真實性，一方面在歷史上否定亞當的真實性。從信仰上來說，亞當其實就是我們每個人。

這種神學觀念所帶來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但在此必須提說：巴特的辯證觀同樣影響到他對基督的看法；只不過在基督歷史真實性的問題上，他似乎更含混一些。

如果後人對巴特辯證神學的解讀正確，從保守福音派正統教義的角度來說，其中有相當嚴重的潛在問題。不過本文只想指出，巴特以及後來的新正統學者都明確否定亞當的歷史真實性。所謂 myth（譯為神話或迷思）與歷史的糾結，也與此相關。荷蘭學者奎特爾特（H. M. Kuitert）循類似的思路聲稱，聖經中的亞當僅具“教導性”功能。

同樣出自荷蘭的神學家費爾斯提，則著《新約中的亞當：教導樣板或真實的人？》，駁斥其論證。在70年代，費城威敏斯特神學院的退休教授伽芬（Richard B. Gaffin, Jr.），為了回應新正統神學的挑戰，把該書翻譯成英文。近年來亞當歷史性問題又成為熱門，因此伽芬再版此書，並加寫長序。

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亞當歷史性的爭辯並不新鮮。一些福音派學者想要進行所謂解經與科學的協調時，不應該忽視歷史神學所提供的維度。

## 科學和古近東文化的理由

既然對亞當歷史性的挑戰主要來自進化論，要全面討論這個問題，就不能不考慮基督教保守力量（如福音派）對進化論的反彈。

恩思指出，進化論對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挑戰，其實就在亞當的歷史真實性。我同意此點。因為單從邏輯上來說，甚至年老地球論都不必然支持進化

論。但這些問題本文不能詳細討論，只想在此指出，對進化論的批判由來已久，也並非簡單和膚淺。可惜一些學者在討論亞當歷史真實性時，沒有加以認真考慮。

柯林斯自稱是福音派基督徒，因此他對進化論的挑戰應該不陌生。不過，他在《上帝的語言》一書中，卻以人類基因圖譜工程首席科學家的身份宣稱，進化論已經為科學所證實。



在科學上，他的主要論據在於所謂“垃圾基因”。然而，近來的研究表明，垃圾基因並非如原所想像的那麼無用，因此他的論據失去了說服力。柯林斯本人在此點上似乎也有改變，但對進化論的基本支持仍然不變。

恩思雖然承認聖經視亞當為歷史真實，但他對《創世記》前三章的解讀是：亞當其實是以色列。換句話說，他是走神話路線。至於新約對亞當歷史真實的確認，恩思的解讀乃是：新約作者的文化認知水平所限。然後，恩思援用對“道成肉身類比”的特定解釋，宣稱這並不傷害聖經的權威。

然而，如伽芬所指出的，這種解經方式，與割裂聖經為形式與內容的模式差距不遠，可說是新正統學者對聖經權威的“新表述”。因此，對於堅持《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是無法接受的。

新正統派似乎想在否定聖經權威和肯定聖經權威之間走一條中間路線，但並不成功。

## 福音派的基本底線

我們認為，在討論亞當歷史性的問題上，福音派學者不能脫離對進化論的整體反思。

直接跳進細節的辯駁，也並非不可行。譬如，針對恩思的《創世記》解經，佩特（C. Marvin Pate）就指出，或者我們不應該說：亞當是以色列，而應該說：以色列是亞當。這並非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乃是反映對聖經整體認識的基本預設。

對自由派或批判主義學者來說，舊約只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經典，就像任何其他古代民族的文化經典一樣；但對歷史正統教會來說，包括舊約在內

的聖經，其基本面向一直是全人類。簡單說，福音是普世的——即便先透過以色列。因此，從這一點來看，恩思似乎已經受自由派或批判學者的影響太深，卻不自知。

此外，凱乃迪（A. B. Caneday）也向恩思的神學方法論提出挑戰，認為他對“神聖俯就”（divine accommodation）有所誤解。

另外，關於所謂DNA的問題，傅維恩（Vern S. Poythress）舉出具體的辯駁，包括前面所提及對“垃圾基因”的認識。其實，柯林斯也指出，太快依賴細節的科學證據來為「進化論推翻聖經」背書，對基督徒來說恐為不智。

但柯林斯知道，有不少數願意維護聖經權威的基督徒，也願意接受進化論。根據沃奇（Bruce Walkte）的統計，這樣的福音派學者接近半數。柯林斯主張，堅持聖經權威的基督徒只能接受某種意義的進化論。傅維恩同樣指出這點。柯林斯提出的底線，包括人類誕生的超自然性、亞當的元首性、墮落的歷史真實性。

但從聖經權威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我想，我們的視野還需要更大一點。

任何自稱是基督徒的人，都會承認耶穌基督對他有某種重要性，也許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承認基督為他的“主”和“救主”。基督為“主”，意味著我們要效法祂，祂是我們的榜樣；基督為“救主”，意味著祂替我們贖罪，把我們買贖了回來。

自從伯拉糾主義被正統教會拒絕以後，教會的傳統便肯定：基督的代贖是信仰中的核心；本文的立場也以此為基本前設。如前面所說，這似乎立即就要求墮落和原罪論在歷史上是真實的，進而要求亞當的歷史真實性。

若將亞當的歷史真實性和聖經的權威相關聯，可作出以下正反的論點：如果聖經說亞當是歷史真實的，而聖經是有權威的，那麼我們就對這推理有把握；而如果我們能證明：聖經並沒有說亞當是歷史真實的，那麼這推理就可被挑戰。

但是，若經過上述討論，我們認為這推理沒有錯，而且聖經也的確說亞當是歷史真實的，那麼，倘若採取協調路線，似乎就只有朝向（a）走。也就是說，這些人必須說明，科學（特指進化論）並不必然要求亞當不是歷史的真實人物。


這與衝突派的差別，其實不過是半斤八兩。衝突派全部拒絕科學的結論（拒絕整套進化論），協調派部分拒絕科學的結論（接受部分進化論）。而柯林斯的立場即屬後者。

## 確認聖經權威與核心教義

其實，聖經的權威與基督教的核心教義有割不斷的聯繫。

如果我們接受墮落或原罪，從認識論上說，就必須處理罪對理智的影響問題。反映到啓示論上，可以用加爾文著名的“眼鏡”比喻來說明。該比喻的重點為：在墮落的現實情況下，特殊啓示（可以簡單地視為聖經）和普遍啓示（可以粗略地視為科學——嚴格來說科學只是對普遍啓示的回應）並非對等。

借用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話說，特殊啓示（聖經）乃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原理，凌駕於科學之上。伽芬所指出科學與聖經之間的問題，凱乃迪所討論的神聖俯就問題，與這個論點都相同。倘若偏離這一層神學認識論的認知，在亞當歷史性問題的討論上就很容易陷入泥潭。結果，對聖經神聖權威的妥協和對核心教義的篡改，就互為表裡。

當然，強調聖經啓示凌駕於科學之上，並非要把科學的挑戰置之不理。只是說（姑且簡單表述），一旦我們確定了聖經的基本真理（基督的代贖，原罪和墮落，等等），著力點就必須轉至此方向；否則，就可能成了“另一個福音”。

作者為物理學博士，曾於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神學博士班肄業，現從事翻譯與培訓事工

## 新書

陳宗清著

### 跨越傳統尋真理



本書用嚴謹豐富的知識來立論，同時也讓讀者想去認識一位可親近的上帝。但願本書能幫助誠心探討永恆真理的朋友，盡釋胸中疑團，跨越傳統，敞開心來接受耶穌作生命的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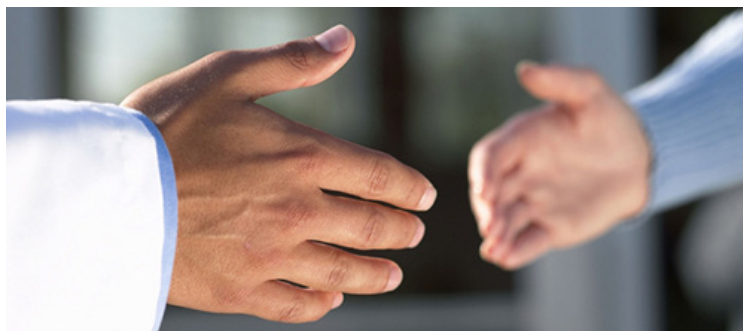
### 文化宣教面面觀



早期使徒用神所啓示的真理，來改變因希臘文化而流傳的世界觀。

「文化宣教」終極的目標，是要讓基督的真理進入所有的文化領域裡，以聖經的世界觀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觀挑戰，至終轉化並提升整個文化。

# 道歉新解讀



劉招沛

許多時候，破裂關係的重建或實際問題的解決，可以透過“加害人深度真誠的認錯、及受害人的寬恕”來達成。因為“道歉”可以直接觸及受傷者之心，減低其憤怒，緩和對立，帶領雙方進入最深的溝通層次，以致重新聯結，使雙方關係展現曙光。

然而，中美文化對於道歉皆有困難。中國人保守、含蓄、愛面子，屬“軟性文化”，一般心態為：“我沒有罪”，或“我不能錯”。

美國法律普及，訴訟不停，屬“硬性文化”，很多人以為，道歉等於是自己認錯，會帶來嚴重的法律責任及後果。所以，儘管人們會覺得需要道歉、認錯或悔改，但應致歉者就是說不出口。

本文介紹西方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研究摘要，說明在憤怒與情緒控制、原諒與寬恕、和好與和解、情感之重建上，“道歉”所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當事人能對道歉的語言重新解讀，便可以達成道歉的效果。

## 中國的面子文化封殺道歉

中國人要面子的文化深入民間。“面子”大體上講，包含兩個意思：(1) 榮譽和聲望；(2) 自尊和尊嚴。顧面子的原意本是好的，但後來變相發展，為挽回面子，會採用一些荒唐可笑的把戲，如“打腫臉充胖子”，甚至走極端，誓死捍衛而在所不惜。有人描述這負面的民族性為“死要面子”，譏笑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裡子”。中國的戲劇裡也講究臉譜，這些花花綠綠的“面具”就是“面子”，只要臉譜像樣，戲子真正的臉長得怎樣，一點都不相干。

中國人為什麼“死要面子”，說“對不起”甚難？原來中國人的文化是群體意識，每一個人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生活在社會關係的人，比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每個人和自己相應的對象必須能夠時時“面對”，否則便失去了關係，也就“不能做人”。

要面子，正是為了“面對”他人。如果自己沒面子，或傷了別人的面子，就無法“面對”，只會“錯過”，就是“錯開”和“過去”，都是“不能面對”，簡稱“不對”。然而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卻又是成雙成對的，彼此應該“面對”而居然“不對”，當然不僅是“錯過”，而且是“過錯”了。

再談談“對不起”與“沒關係”。群體意識在理論上規定，人與人之間應該“對”，不能“不對”；然而事實上“不對”的狀況卻會發生。這時，如有一方的確有“過錯”，或認為自己“不對”，已經得罪對方，便應該說“對不起”——意思就是：不是我不想“對”（因為我不能“不對”），而是因為您老人家“面子”太大，我自己面子又太小，想“對”也“對不起”來。

此時，對方為顧全你（說對不起之人）的面子，接受你的道歉，便要說“沒關係”——意思是說，你我原本就沒關係，根本就沒“面對”過，哪裡說得上“對得起”還是“對不起”？根本也不存在“對不對”的問題，這就等於是婉轉地否決了對方的“過錯”。對方既無“過錯”，且已雙方又已“對話”，兩個人豈不是又重新“面對面”了嗎！既然面對面，兩人就有關係了。

這樣，兩人繞了一大圈，耍了一些花招或把戲，目的都是為了保留“對方的面子”。

真誠的道歉會讓受害人感到安慰，它包含言語和行動（悔+改），聽的人可以感受到致歉人的善意。 An earnest apology, expressed by words and deeds, brings comfort to the victim. The listener could feel the good intention of the one who apologized.

## 美國的法律文化扼殺道歉

美國是法治國家，也是個競爭的社會。競爭的特點為：爭取勝利、追逐成功、嶄露頭角，因此輸贏是大事。法律文化少有（或並不鼓勵）道歉這回事，有時還會禁止人道歉。試看以下二例：

例一：無訴訟或訴訟之前。筆者在美國為執業律師，猶記得多年前，有位媽媽在電話中告知，她17歲的兒子剛拿到駕照，幾天前在十字路口左轉，撞上從對面騎腳踏車來的青少年，聽說對方腳撞斷了，剛從重症病房（ICU）轉至普通病房，她兒子連續幾晚做惡夢，很想去醫院探望，並向他認錯道歉，也很想寫卡片請父母親帶去慰問對方。當時我身為律師的謹慎職業病冒了出來，在電話上千叮萬囑說：“千萬不可以去道歉，否則會被逮個正著。如果不去探望，只寫卡片，我建議由律師先行過目，好好審核之後才帶去，最好等保險公司指定的律師出來，諮詢確定之後，再決定怎麼辦。現在最好以不變應萬變！”（美國法律對於道歉或認錯証詞之使用有複雜之規定，不在此贅述）。其實並非律師詭詐，乃是法律文化把寶貴真誠的人性給抹殺了。



例二：訴訟之後。哈佛神學院前主任塔弗特（Lee Taft）是位律師兼醫生，專精人體傷害案件。在執業二十餘年之後，他很感傷的說：我們的法律制度一定缺少了某些成份。他回憶起，在一件誤診案件結束之後，那位年輕的寡婦傷痛地告訴他，雖然法院判決醫院和醫生疏忽或失職，必須賠償，負擔她（遺孀）和孩子們一輩子生活費，但先生亡故後，竟然沒有一位醫生向她或孩子們說抱歉。對她而言，這是另一種傷害，可以說是道德傷害（moral harm）！

美國學生從小受到教導：“傷到別人就要說抱歉”，但這項美德早已被複雜的社會侵蝕大半。所幸古道重拾，近幾年醫學院已加入一些“道歉可減少法律訴訟”的課程。

## 道歉帶人進入心靈交會的聖地

人與人交往，關係的深淺可以用“洋蔥圖理論”來說明。這圖分五個層次，由外層到內圈，從表面的普通應對，到掏心掏肺的心靈交流：

- 1) 寒暄客套
- 2) 陳述事實
- 3) 溝通意見
- 4) 分享感覺
- 5) 透明敞開

這個理論源於“社群滲透”論（social penetration, by Altman and Taylor），強調人際關係的互動，就像剝洋蔥一般。倘若彼此包裹，不願敞開（如帶著面具或放不下面子），雙方關係將停滯在外面膚淺的階段，即“心心相硬”（彼此心裡剛硬、硬碰硬），或“心心相應”（彼此應付、膚衍了事）。

關係的突破，關鍵在乎敞開，也就是揭露自己。必須有人先剝開自己，才能帶動彼此的信任，往深層的方向移動，使關係進深。溝通走到最內層，二人的感情會很好，因為彼此可以完全的敞開、接納，建立關係，以致彼此滲透、“心心相印”。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關係稱為“有意義的聯結”，並指出，這是現代人最需要，卻也是最缺乏的互動關係，需要不斷的努力耕耘，方能獲致。

嚴重衝突所造成關係的破壞，在輔導過程中如何重建？真誠深切的道歉——認錯悔改，可以把當事人帶進深層的溝通裡，使感情得以恢復，關係再度建立。塔弗特把這層溝通稱為“聖地之旅”（sacred space），有屬靈的意義，是公平正義的顯現，也是慈愛憐憫與之相會的時刻。

一個犯錯（傷害人）的人，面對自己的良知與虧欠，走向對方（經常是自己所愛或有密切關係的人）的內心世界，真情流露地認錯；此時二顆心聯結在一起：願意悔改的心面對受傷哭泣的心，天堂裡的憐憫與寬恕也將降臨。

若經過輔導過程（分開對話、教導、會談、預備等等），能走到這一步，便是進入聖地，就像剝洋蔥，剝到了最裡層。在這心靈最深處的交會，二人將彼此珍惜感應，甚至痛哭流淚。

## 完整道歉 vs. 局部道歉

暢銷書作者查普曼（Gary Chapman）在《五種道歉語言》（*The Five Language of Apology*）一書裡說明，完整的道歉語言需包括以下五方面：

- 1) 表達悔意——對不起
- 2) 負起責任——我錯了
- 3) 設法賠償——我當如何賠罪？
- 4) 真誠悔改——我不會再犯
- 5) 請求饒恕——請你原諒我

道歉與怒氣管理、寬恕、和解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Apolo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ger management,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真誠的道歉會讓受害人感到安慰，它包含言語和行動（悔+改），聽的人可以感受到致歉人的善意。出於真誠的悔改，即使言語稍微笨拙，並不影響大局。然而，膚淺（或不完整）的道歉，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甚至造成二度傷害。

有位企業界老闆講到一個道歉的見證：“有位職員下班後來找我談話，他說：‘老闆，我要請你原諒我。我替你做事這幾年來，做了許多員工都做的事，像是隨手借用公司的產品；取用了一些辦公室用品；亂打電話；有時也在打卡鐘上動了手腳。我要為過去所做的錯事請求您的原諒，我想和您談談怎樣賠償您和公司的損失，如果您覺得必須解僱我，我可以諒解，這是我罪有應得：如果您覺得該扣我的薪水，儘管照您覺得該扣的去扣；如果您要我用休息的時間加班補回公司的損失，也沒問題。’這番話對我的影響超過許多事，是讓我印像最深刻的道歉。”

美國和睦事工的創辦人桑德（Ken Sande）提到道歉的七個“A”，簡述如下：

**Address everyone involved**（向每個得罪的人認錯）：要認“心裡的罪”，如嫉妒、驕傲、輕視人等，也要認“生活上的罪”，包括傷及對方的言語行為。

**Avoid if, but, and maybe**（避免使用——如果、但是、或許等字眼）：如，我知道錯了，我應該緊守口風的，但是是他先問我的；我不應該生那麼大的氣，或許我太累了；我很抱歉傷害到你，如果我那天心情不那麼煩躁就好了。

**Admit specifically**（具體認錯）：與其說“我不是個好員工”，不如說“我知道過去幾個月來我的態度一直很負面，喜歡批評挑剔別人，造成了公司運作上的混亂；尤其我在昨天更不應該在同事的面前批評你的業務。”

**Accept consequences**（接受後果）：如，我詆毀了你的名譽，這個禮拜我會向我曾經放話的每個

人澄清，我所說的並非屬實。

**Alter the behavior**（改變行為）：列下清楚具體目標，說明我的計劃。

**Ask for forgiveness and**（請求饒恕）

**Allow time**（給對方時間療傷）：我知道我深深傷害了你，我了解原諒我是件很困難的事，我會盡快彌補我所造成的傷害，我會盡力克服我的老脾氣。如果還有什麼我能改進的，請讓我知道。

這些定義和要素可以測試加害人所做的道歉是否充份完整。對於不真誠的道歉，輔導員要私下提出警告；對於違規、膚淺、停留在洋蔥外層的道歉，輔導者要幫助、引導他們修正、重述或改進，以致彼此的對話能有善性的回應，並朝向更深層的心靈交流。

## 道歉與怒氣管理、寬恕、和解

社會心理學家和法界人士發現，道歉與怒氣管理、寬恕、和解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有些心理學家謙卑承認，對於公義憤怒報復，以及赦免寬恕之間的心理互動，他們所知極其有限，然而截至目前的研究已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 1. 道歉與怒氣控制管理

在減輕傷害的過程中，道歉如何能降低怒氣，牽涉到幾個要素：

A) 歸因性質說（**Attributions**）：傷害行為若是故意的，而且沒有任何理由，受害人必會追究其責任。

B) 情緒激動說（**Arousal**）：受害人是否採取報復或願意寬恕，與當時的情緒能量有關。受害人情緒愈高漲，愈會採取敵對和報復的手段。

C) 嚴重程度說（**Offense Severity**）：傷害嚴重等級愈高，牽涉的道歉也會愈複雜；更深沉的道歉才能減輕傷害的程度。

D) 傷害移除說（**Offense Removal**）：傷害是否已過去？事情會不會再度發生？都會影響受害人採取報復或寬恕的回應。

歐布其（Ohbuchi）教授發現，加害人認錯致歉時，會令受害人在怒氣管理控制上產生三方面的改變：

- 1) 認知層次：受害人對加害人印象會趨好。
- 2) 情感層次：受害人本身的不舒服會降低。
- 3) 行為層次：受害人對於加害人較不會採取對抗的行為。

這是由於道歉所傳遞的信息帶來了善意的互動，使雙方關係因此產生了改變。





輔導員必須辨識加害人所使用的道歉語言，……鼓勵他……盡量使用受傷者所需要的道歉語言去致歉。  
The counselor should recognize the language of apology used by the offender . . . and encourage him/her . . . to choose the words meaningful to the victim.

## 2. 道歉與寬恕

麥古樂教授 (Michael McCullough) 把寬恕定義為“受害人降低消極報復與逃避的動機”；而其他學者則說：除此之外，“受害人採取積極和好的回應”。總之：寬恕分成兩個過程：受害人必須走過第一階段，才能走到第二階段。道歉與寬恕之間的關係，簡單歸納如下：

- 加害人已經歷痛苦與悔恨：加害人已經得到報應與處罰（表現出負責的態度 + 願意改善其行為 + 達到受害人或社會的期許），因此減輕了受害人的責任，讓加害人有較好的形像、社會地位與自尊。

- 加害人改過自新，滿足了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加害人透過真誠的道歉，告訴對方，他不再帶來傷害；不再是一個威脅。道歉釋出信息：加害人未來將按著社會期許和規範而行。

- 加害人對受害人的尊重與關懷，增強了對方的同理心、愛心與關懷：受害人寬恕的能力（同理心、愛心、憐憫等），因致歉人的寬懷、尊重而激發出來。相對地，受害人不再視對方為威脅時，他負面情緒的鎖鍊（憤怒、報復、懲罰等）也將逐漸被切斷開來。

- 羞辱與能力的互換：加害人真誠完整的道歉，算是繳械，舉白旗投降，失去了能力（把武器交給了受害人）；在認錯致歉或謙卑求饒時，雙方的恥辱或羞辱的角色便調換了過來。

## 3. 道歉與和解

伊利諾大學法學院教授羅伯奈特 (Jennifer K. Robbennelt)，2003年對506個受試者進行實驗，將他們分成二組，在人身傷害案件中扮演受害人角色。一組人回答：肇事者道歉與否，對他們有何影響；另一組人回答：對於完整道歉，和僅做局部的道歉，是否選擇和解？該研究顯示，真誠的道歉可以減少一大半官司（73%的受害人願意接受和解）；而每兩件官司，有一件是因為缺少誠心的道歉（不願認錯）或不做道歉（43%的受害人表示，將可能拒絕和解的安排，會選擇對立，訴訟到底，以爭取更高的賠償或懲罰）。

### 加害人“不開金口”時怎麼辦？

說“抱歉”或“對不起”，對某些人可能容易，對某些人比登天還難。致歉人愛在心裡口難開時，怎麼辦？如何突破心裡的障礙與文化的包袱？

## 1. 對受害人：對於遲來的道歉從寬解讀

看見文化障礙：一般說來，男人比女人更難認錯（女人的情感互動較豐富）。另外，因為個性差異、個別關係（原生家庭、成長背景、溝通方式、文化習俗）、社會地位、愛面子程度、及衝突回應模式等不同，在道歉一事上，每個人會有不同的表現，或使用不同的道歉語言；而未使用言語致歉，並非沒有虧欠感或不表示致歉。查普曼在其名著《五種愛的語言》(The Five Love Languages) 裡，談到每一個人表達愛的方式，配方均有不同。在輔導過程中，輔導員除了留意自己的中立立場，還須協助受害人看到對方使用言語道歉之困難（並非藉口不說），對於遲來的道歉予以從寬解讀。如，可以問：如果對方有任何表示，你是否願意善意回應？


## 2. 對加害人：鼓勵使用正確的道歉語言

在輔導過程中，輔導員必須辨識加害人所使用的道歉語言，並且須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鼓勵他從一小步一小步做起，盡量使用受傷者所需要的道歉語言去致歉。

譬如，可以問：你有沒有看到自己的任何虧欠？你向對方表達欠意有什麼困難？你認為事情為什麼演變成這樣？你如果向對方致歉，他會不會對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如果向他致歉，對於事情會不會有任何影響？為什麼？以下幾個情況：你覺得那種結果最好？如何達到？

- A) 沒有道歉、沒有寬恕
- B) 沒有道歉、有寬恕
- C) 有道歉、沒有寬恕
- D) 有道歉、有寬恕

道歉需要勇氣。因此輔導員要鼓勵致歉者：懦弱的人才不向人道歉。道歉者的名字應稱為：

- 供應者——因為他提供了一份愛的禮物！
- 醫治者——因為他醫治了受傷的人！
- 智慧者——因為他停止了爭吵！
- 使人和睦的人！

作者為專業律師及調停律師



# 恩福 與我

## 你們來吃早飯

劉良淑

「你們來吃早飯。」（約翰福音21:12）

這樣一句普通的話，在約翰福音裡所傳達的，卻是永恆不渝、體貼入微、又讓人敬畏的愛。何等奇妙！


那個清晨，復活的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升火烤魚烤餅，預備早餐。祂呼喚的對象，是幾個在海裡空忙了一晚的門徒。他們不單又累又餓，心裡更是迷茫徬徨。當他們聽見熟悉的關愛聲音，聞到撲鼻的香味，肯定又驚又喜。

金色晨曦襯托的這幅景象，向我們呈現了耶穌帶領門徒的一貫原則——愛他們到底。祂的目標是要讓門徒認識神的愛，就是無微不至的服事、犧牲代贖的真情。耶穌不僅透過教導，分析經訓，更身體力行，親自伺候門徒，使他們體會到被瞭解與關愛的滋味。親身體驗了耶穌長闊高深的愛，門徒的生命終於徹底改變。



1996年，「恩福」為要實現「改變文化土壤」的宗旨，決定採用「人才栽培」策略，設立「恩福神學生獎學金」。當時，董事們一致看見，這些青年才俊所需要的，不只是金錢的資助，以完成神學教育；他們的屬靈生命更需要成長，才能經得起大風大浪，成熟穩健地事奉神。所以，董事們便決定擺上自己，個別「認領」神學生，平時瞭解他們的需要，予以關懷。董事會也決定，一年一度舉辦「恩福家人退修會」，讓神學生互相激勵，而每位董事都盡力參予，不僅來聆聽，也敞開自己，和神學生分享跟隨主的經驗。如此實行多年，「恩福家人」形成了一種特別的關係。

2001年起，陳宗清牧師擔任「恩福」的會長，更多承擔起關照神學生與畢業生的責任，包括探望他們的家庭、指點事奉的途徑等，也經常與他們深談教會界的情況。因此，雖然恩福的神學生分散在不同學校，畢業後進入不同的工場，但只要提到「恩福」，個個都覺得溫馨滿懷。

在紀念恩福成立二十週年時，本刊特邀恩福家人寫「恩福與我」，與讀者分享我們在這方面所領受的恩典。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恩福會長陳宗清牧師的妻子

當我經歷最困難的人生考驗階段時，恩福所帶給我的鼓勵及安慰，幫助我熬過那個非常痛苦的階段。  
When I encountered the hardest time in life,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he Blessings Family helped me go through.



## 按時候結果子

周媛媛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祂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羅馬書11：33-36）



我1991年秋信主，92年春季蒙主呼召：奉獻你的筆！幾乎同時，《海外校園》創刊，蘇文峰牧師和師母邀請我寫稿，我就以寧子為筆名，在《海外校園》上發文章。那時候雖剛信主，但神的呼召很清楚，我就順服了。

海外校園在加州，我住在德州，因此當時的文字事奉是業餘性質。但主耶穌透過家主找工人進葡萄園做工的比喻讓我知道，祂找人做工有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我作為等待被召的人，應該站到路邊去等。時候到了，主定然會呼召。

我等了兩年。1994年夏，我先生在德州農工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到期，我們的綠卡也拿到了，就在這時，我意外地接到來自加州恩福基金會的電話。剛剛成立的恩福基金會，接受了蘇文峰牧師的推薦，委托陳師母給我打電話，邀請我到加州面試。就這樣，1994年7月，在恩福基金會成立之初，我作為恩福支持的全時間作家，來到加州。對我和我們全家來說，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就職，更不是一次尋常的搬家，而是神的應許的應驗，更是跟隨主的起點。

二十年過去了，回頭看所走的路，山



高水低，都有主的同在，都有主的帶領，都是主的恩典。



主的呼召其實很明確：一來（你來跟隨我）；二等（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領受從上頭來的聖靈）；三去（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跟隨主其實也很簡單，看主在哪裡，跟過去就是了。BF



作者為《蔚藍色》雜誌創辦人

## 衷心的感謝與祝賀

陳益



我是2001年成為恩福大家庭中的一員。在恩福的資助及鼓勵下，我在哈佛大學完成近東文明及語言系兩年碩士，學習希伯來語及文化、舊約、以及古代近東其它語言與文明。2003年碩士畢業後，我與家人搬居英國，在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開始博士階段的學習。

雖然為期兩年的恩福獎學金已經結束，恩福對我及全家的關懷及愛心並沒有停止。在我漫長、曲折、艱辛的攻讀博士學位過程中，陳牧師夫婦、

駱傑雄夫婦、蕭隆昌夫婦、林雪騰姊妹及其他恩福同工給予我和我的家人不斷的支持與鼓勵。特別是2007年，當我經歷最困難的人生考驗階段時，恩福所帶給我的鼓勵及安慰，幫助我熬過那個非常痛苦的階段，以致在兩年後，我能成功地完成博士論文。

2009年畢業後，在我創業初期，又得助於駱傑雄夫婦及蕭隆昌夫婦的愛心與扶持，讓我再次闖過一段嚴峻的考驗。之後，我終於將博士論文修改成書，並在去年12月通過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因著這本書，我在學術界有了更多、更廣的參與及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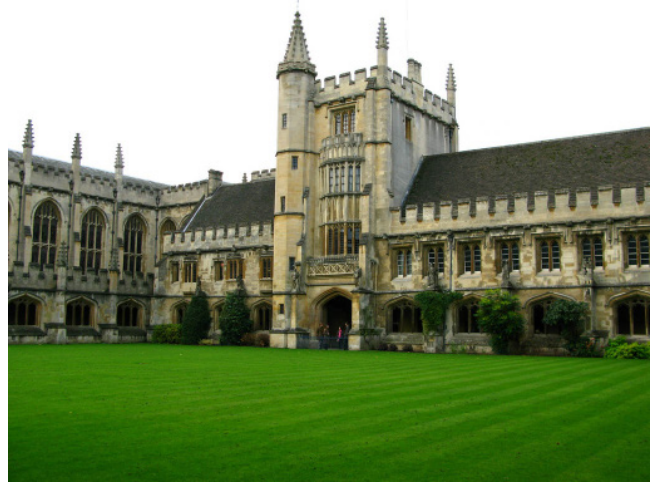
這種關心，不只局限在讀神學時期，而是長期的，甚至是終生的陪伴。  
Their care did not limit to the period of our seminary days. It was a long time, even lifetime commitment.

流機會。

過去十三年，在我接受裝備期間及創業初期，恩福在主裡不離不棄的關愛，讓我和家人渡過一道又一道的難關，扶持我一步一步地完成主交給我在學術界裡的使命及任務。

在今年慶祝恩福成立二十週年之際，我衷心感謝主通過恩福帶給我和全家及學術界的祝福。我們相信，您們在主裡的愛，和為每位恩福家人所付出的各方面代價、作出的多方努力及貢獻，會在社會的不同領域結出碩果，彰顯神的榮耀。✚

作者現為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古代近東研究員



## 溫暖的大家庭

陳祖幸



2002年，我被接納為恩福的神學生。2003年神學院畢業後，來到休斯頓牧會，我在恩福的身份也隨之發生改變，成了恩福畢業生。屈指算來，進入恩福這個大家庭已經12年了。

就像一個被“收養”的孩子，多疑、缺乏安全感，我一直小心地觀察著、測試著、考驗著恩福對我、對其他神學生、畢業生“收養”的誠意。

十二年裡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心一點一點地被融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不知不覺地開始從心底裡接受這個家，接受家裡的每一位成員，也開始不設防地享受這份愛與接納。

記得去年7月在恩福家人退修會上，我有感而發，動情地說出下面的幾句話：“自從我父親在三月去世之後，我就成了孤兒，但回到恩福家人退修會，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這是我的真心話。見到恩福家人，我心裡真的感到很溫暖，很親切。我由衷地感謝神為我預備這樣一個屬靈的大家庭，叫我在這裡被寵、被愛、被關心、被呵護、被建立。

越來越佩服陳牧師、師母及各位董事寬廣的胸襟。一群台灣和香港的屬靈長者，來關心幾十位來自中國大陸（目前恩福家人只有一位是台灣背景）的基督徒學者，而且這種關心，不只局限在讀

神學時期，而是長期的，甚至是終生的陪伴；不求回報，乃是為了成全基督在這些人身上的旨意。這份長久的愛與委身，在這個追求績效與成果的世界裡，十分難能可貴，叫我感動莫名。

謝謝恩福在我讀神學院的期間所給予我的經濟上大力支持。謝謝恩福同工為我和家人的長期代禱。謝謝一些董事在我們有難處時無私地接濟，探望，餐敘，見面時的鼓勵。謝謝董事們的楷模、眼光、與無私的付出。謝謝恩福同工電話和電郵的溫馨問候。

每位恩福家人都是我的榜樣，我向你們學習，替你們加油，為你們祝福！✚

作者現在德州牧會



## 國度的胸襟

曾劭愷



我加入恩福家庭，是2005年的事。當時甫從大學畢業，收到加拿大維真學院錄取通知，準備攻讀道學碩士。經朋友介紹，申請了恩福神學生獎學金。原本我並未抱太大希望，因為上網看了簡介，發現過去獲此獎學金的神學生，都已在學術、文化、傳媒、出版界有所成就，而我僅是一個初獲大學文憑的無名小卒。此外，恩福所支持過的神學生，都是大陸背景，而我卻出生於台灣，在加拿大長大，實在不敢想像自己能被恩福選上。

然而，那年夏天，我收到恩福邀請，參加一年一度的「家人退修會」。陳宗清牧師、師母讓我提早兩天抵達洛杉磯，師母親自接機。我家中書櫃上，好幾本書的封面印著「劉良淑譯」，家母也經常提到這位學姊當年如何受眾姊妹景仰。在機場初見師母，發現她沒有任何架子，平易近人。我住進陳牧師家，看到家中的藏書不下於圖書館。我對陳牧師的第一印象是：一身書卷氣卻不失鄉土味，知性、親切、熱情。那天晚上，陳牧師親自下廚，烤了一大塊羊排，我至今仍難忘。

陳牧師、師母對恩福家人的關心，完全發自內心。2009-2010年，我在溫哥華教會期間遇到困難，在電話上與陳牧師長談。2010年6月，我赴英國求學之前，陳牧師特地飛抵溫哥華，探望我及另幾位恩福家人，帶給我許多安慰與幫助。兩年之後，恩福為在英國、歐洲求學的家人舉辦退修會，牧師、師母、駱董事夫婦親赴英國，那次聚會令我在他鄉倍感親切溫暖。

加入恩福後，結識了各路英雄，每位都是我學習的對象。我在他們中間一方面感到汗顏，一方面也獲益良多。儘管各人所持神學立場、政治觀點、宣教策略不盡相同，但每次與任何成員談話，總能喜得啟發。有人專攻馬丁路德，我時不時會向他請教路德神學；有人以「敘事批判」為進路研究



聖經，每次分享總令我雀躍興奮；有不折不扣的學者，作學術的精神令我佩服；有人堅毅的風骨，是我的榜樣；有人從事影音事工，既知性又富藝術氣息；有人在出版界、商界所發揮的影響，我想學也學不來；有人當年建議我研究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的護教學，而這套護教學完全說服了我；有人主辦學術交流的事工，連美國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護教學泰斗都表示佩服；有人讓我看見，福音、護教的内容可用有血有肉的文字來表達，正如魯益師（C. S. Lewis）所說：「基督徒作家身體中所流的，應當是血水而不是墨水」。

許多恩福家人與我皆有同感：每次聽任何一位家人分享心得，坐下聊天，甚至辯論，或者單單耳聞他們的事工，都獲益良多。

對我個人而言，最感恩的地方在於恩福給予各位家人的自由與空間。當有人在一些事上持不同意見，甚至強烈表達異議時，恩福的同工仍完全接納。不論當面或背後，對我們所展現的不只是「包容」與「尊重」，更是真誠的肯定、支持、鼓勵、祝福，為我們代禱，並提供各種實質的幫助，發自內心的給予愛與鼓勵。

過去二十年，在「文化宣教」的異象上，恩福大家庭已成就多面向而豐富的發展。恩福的同工們相信，每位家人的性向、恩賜、方向皆從神領受。儘管各自有堅持與盲點，時而意見不一，但恩福仍願義無反顧地給予支持。我認為，恩福能成為神祝福的重要管道，關鍵之一就在於這種「國度」的胸襟。

有幸成為恩福的一員，我的收穫實在難以用簡短幾句話來形容，僅藉一首著名的詩歌與讀者共勉：「藉我賜恩福！」



作者現任教於台北的中華福音神學院

目前對我們夫妻來說，恩福的生命陪伴和鼓勵是最可貴的。  
For my wife and myself at the present,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Blessings Family is most valuable.

## 生命的陪伴

胡多馬

我2002年開始讀神學，2003年就得到恩福的獎學金支持，所以可以說，恩福幾乎伴隨了我全時間蒙召後的整個成長過程。

最開始是文化宣教的異象吸引我申請恩福，但這麼多年來，恩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生命的陪伴。每年一次的退修會，雖然沒有能夠每次都參加，但相關的訊息總還是能讓我們感到被關懷。特別在後來回國服事後，恩福又組織中國的家人退修會，伴隨我們分享服事中的酸甜苦辣，並幫助我們一起走上正確的道路。年終的感恩代禱信雖然有時草草對付，但收到最後編輯整理的冊子，看到其他家人所蒙的恩典和為主所擺上的努力，也倍感同路人的溫暖。

最特別的，是會長陳牧師夫婦竟然還常常專門探望恩福家人。對我這樣不健康成長的人，這件事特別重要。因為到服事工場，需要實習的指導——主要不是事務性的，而是生命和靈性的。但我的“老我”太大，很難遇到“鎮得住”的人，而陳牧師可以彌補這方面的需要。倒不是說，我在他面前是乖乖牌，而是當別人都被我氣跑了的時候，他還在那裡，繼續用耐心和愛心關懷我們。在順境中，這種關懷不容易感覺到，但對經歷過逆境的人來說，其珍貴是無法形容的。

恩福家人幾乎個個都是才俊，英氣逼人。我第一次參加恩福家人退修會的時候就意識到這一點，後來發現，新接納的恩福家人依然延續了同樣的勢頭。我在一次退修會上說，能與這些“聖徒”



同列，實在倍感榮幸，那是真心實意的話。

我常常驚奇，這樣一群人怎麼竟然能夠被召聚在一起。因為我雖然無才，但老我卻也一點也不輸列位大才；而這種老我，最多可以讓英雄惺惺相惜，但卻無法讓兩虎共存於一山。按道理說，基督十字架的愛應可消除文人相輕的情結，但就我所了解的很多教會而言，似乎還是需要繼續努力。恩福的文化宣教，也許應該從這裡開始看也不一定呢。

我最開始被恩福吸引的文化宣教，主要是在於思想或學術方面。這毫無疑問是重要的議題，也是需要大力為主爭戰的領域。我現在要進一步研究學習的宇宙論，也與此相關。不過目前對我們夫妻來說，恩福的生命陪伴和鼓勵是最可貴的。

我在剛蒙召進入全職服事時，教會長輩送給我一段話，最突出的一句就是：“神看重我們的所是，過於我們的所做。”讀了很多神學，參與很多服事以後，我對這句話仍深以為然。的確，對恩賜才幹超常的人來說，要做一些讓人嘖嘖稱奇的事也許並不太難；但這些東西如果沒有經過基督十字架的對付，不一定是好事。從這個角度說，我想，恩福帶給我們的祝福實在是最寶貴的了。✠

作者現從事翻譯與培訓

## 壯闊的恩典

鄭愛和



生長在中國內陸的我，自幼未能體驗海洋的壯闊。這份遺憾在我到美國後的第一年得以彌補。當時我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就學，趁假期來到太平洋海邊。還有些距離，便聽到澎湃的浪濤聲，及至身臨海邊，才意識到，過去無論聽聞多少對大海的描述，仍不足以預備自己，來欣賞那一望無際的美！當下唯一能做



對於剛剛起步要服事神的工人，得到及時的監督，校正自己的事奉方向，是極為寶貴的，讓我滿心感恩。  
As a freshman in God's service the timely advices and supervision concerning my ministry was very precious and greatly appreciated.

的，是讚美那位至美至善的造物主。我與恩福的故事，或多或少和這種經歷類似。

2007年，我被三一神學院錄取，迫於學費的壓力，四處尋找獎學金。聽說了恩福基金會，於是開始留意恩福神學生是如何為神使用。我發現，自己深深地認恩福的異象，也迫切希望能結識那群恩福神學生。蒙天父的厚愛，2007年夏天，我居然也有機會加入恩福大家庭。

還記得第一次參加恩福聚會以後，那久久難以平息的震撼和欣喜。那感受就好像我第一次見到浩瀚大海之後的激動：因為之前所耳聞的，遠遠不及後來目睹的那樣宏大。

進入恩福這麼多年了，我可以說，恩福於我不僅是一個頒發獎學金的基督教機構，也不單單是一群在海外各神學院就讀的神學生團契。這是一群蒙受同樣的呼召、齊心回應時代的使命、以誠信彼

此監督扶持、竭力用永生神的真道來改變華人文化土壤的僕人和使女。

除此之外，對生在文革之後的這代神學生來說，恩福給我提供了獨一無二的交流平台。我不但可以與同輩的神學生交通，更能得到一群終身事主之屬靈長輩的勸誡。對於剛剛起步要服事神的工人，得到及時的監督，校正自己的事奉方向，是極為寶貴的，讓我滿心感恩。

短短幾句話，實在無法細述我從恩福領受到神的賜福。但有一點不能不說。正如當年我看到宏偉的大海，就由衷地讚美奇妙的造物主一樣，恩福在這個時代的事工，讓我看到：選召、眷顧、賜福給恩福的，是何等愛我們的救主，我唯有完全地獻上感謝與讚美。✠

作者即將到歐華神學院任教

## 讓陌生人成為親骨肉的愛

天靈



來自承載幾千年小農意識和封建歷史的社會環境，成長於以犧牲親情表示效忠的年代，經歷到經濟利益腐蝕下的倫理失序和誠信缺失，我們個人的生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依托，心灰意冷的程度也無人知曉。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卻感到舉目無親；我們擁有各種血緣關係，但是體會不到溫情。因著自己缺失愛，我們理解到他人需要愛；試著努力投身去溫暖世界，但自己的人生卻舉步維艱，內在的生命難以為繼。

這是我的真實體會，也是我和陳宗清牧師及師母相遇時的真實處境。然而，因著慈愛與恩典的神，我們的相遇成為扭轉我絕望人生的開始，讓我看見神大能的手在我脆弱不堪的生命中給予扶持。

因著神的愛，我們之間的關係成了奇蹟——從陌生人變成親骨肉。

那是十年前的春天，我在北京一個小型聚會上，因著聆聽陳牧師的神學講座而認識了他們夫婦。當時，我的母親罹患晚期肝癌，我十分焦灼，痛苦萬分，一方面害怕與母親訣別，另一方面擔心自己的單身處境讓母親不能放心。然而，諾大的北京，我找不到一個可以傾談苦衷的人。陳牧師夫婦的出現，對我無異是個神蹟；我馬上和他們約定週三晚上見面。

然而，就在週三早上，我得知母親病危，癌細胞侵入她的腦神經，電話中她語無倫次，但還努力和我溝通，盼望我明白她說的話。我的確明白了母親還在惦記著我，然而，卻不知道這就是訣別（一個小時之後，她就撒手人寰了）。接完電話，我知道情況不妙，馬上訂火車票，並電告陳牧師，不能和他們見面了。但是，陳牧師對剛剛認識的我不輕易放棄支持，詢問我離京的時間，安排先與我見面。就這樣，我和他們沒有擦肩而過。

他們在下塌的旅館接待我，聽我哭訴，給我鼓勵、安慰與勸勉，陪我吃飯。我在北京多年，沒有一個人可以讓我像對至親一樣地痛哭和訴說。這不完全是因為當時自己感到無助，更是因為他們帶

在與他們一起度過的溫馨日子裡，我感受到了天堂的滋味，體嚐真正家的溫暖。  
When I spent a few days with them, I tasted the sweetness of heaven, the warmth that only a true family could provide.

給我的暖流，如同來自神的大愛，讓我一下子感覺到親骨肉般的溫暖，覺得可以敞開心扉，傾瀉傷痛。即使是基督徒，如果內心沒有神的愛，也不一定像他們夫婦如此執著，鏗而不捨地給予援手。就這樣，我在失去母親的同時，得到一份無條件的愛，幫助我度過了人生最痛苦喪母時刻。這樣的愛，我一輩子不會忘記！

幾天後，陳牧師夫婦就返回美國。然而，他們的心一直牽掛著遠在北京的我。我因著聖靈的感動，執著於與向身邊一樣孤苦伶仃的人分享福音，期盼他們可以認識為我們捨命的主耶穌無限的大愛。對於形單影隻又軟弱無助的我來說，主耶穌真是生命中的至寶和法寶，與人分享福音成為我鼓勵人的方式。我遇到過不知道如何去幫助的人，由於沒有太多教會經驗和神學訓練，身邊又難以遇到成熟的同工，陳牧師夫婦雖遠隔重洋，卻成為我的諮詢對象。他們以來自神的慈愛越洋給我指導，教我如何以智慧助人，並遠離危險。

陳牧師夫婦對我的關懷，從十年前相識的那一刻開始，就一直延續著，讓我體會到在主裡勝過親骨肉的愛。每次他們到北京之前都聯繫我，詢問我什麼時間可以和他們聚首？每次見面，都是我向他們傾訴衷腸的寶貴時機，也是我獲得單獨牧養的良機，帶給我勝過親人的關愛與溫暖，使我有繼續前路的力量。

2008年初，我獲得去耶魯神學院交流的機會，但是學校要我先有足夠的獎學金。就在我不知道哪裡可以獲得資助的時候，陳牧師夫婦再次來到北京。那時，我從來沒有奢望任何人會給予我經濟上的幫助，也沒有想過向誰求助，更不知道有恩福獎學金。我和他們見面，他們一如既往地關心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提到需要獎學金的事，他們竟告訴我，恩福可以補足我所需要的獎學金。當我從耶魯神學院的交流項目轉變成攻讀學位時，一心只想讀神學的我，完全沒有考慮費用的問題，然而，神透過耶魯神學院和恩福，我再次獲得足夠的獎學金。

對於年輕氣盛的後生來說，如果同時獲得耶魯神學院和恩福的獎學金，能順利完成學業，一定會覺得值得慶賀。但我的內心卻沒有欣喜雀躍之感。這並不是因為驕傲或不滿足，而是無助感、疲勞感和渺茫感，在我內心驅之不散。在主裡，我找到了生命的答案，知道自己能像保羅一樣說，“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書1：17）。但在現實裡，缺失所有親友支撐的我，卻感到活

得舉步維艱。對我而言，出來讀書不僅是要更多認識神，更是心靈獲得休整與重建的機會。我不敢誇口讀神學之後要如何，唯有悄悄地仰望神。我深深知道，神給了我很多恩賜，我也渴望帶領更多人歸向祂，然而，我內心像腫瘤一樣惡性膨脹的疲憊，使我對未來的服事不敢有任何誇口。

我不知道陳牧師和師母對我的心靈狀態有多少觀察，但是我經歷到他們對我無條件的支持與大愛。對於我在耶魯的學習，他們沒有給我任何壓力，沒有表示任何期待，這對疲憊不堪的我來說是莫大的恩典。不僅如此，我來到美國之後，他們的家門就向我敞開，成了我在學習之餘可以悄悄休整自己的地方。這是在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家庭裡也不曾有過的美好經歷。在與他們一起度過的溫馨日子裡，我感受到了天堂的滋味，體嚐真正家的溫暖、自由與和平，他們對我如父母般的關愛、傾聽與鼓勵。師母做美味的佳肴，牧師會唱美妙的歌曲，我們一起外出散步和鍛煉。他們也關心我的終身大事，給我啓發和開導。他們到美東來開會，更特意到紐黑文來看望我。

在他們春風化雨般的關愛中，我疲憊的心靈一點一點地得到了恢復。如今我畢業了，也結婚了，而他們對我無條件的愛仍伴隨著我，成為我重新投入服事的力量。我曾經對一個姊妹說，我們這些半路出家歸向神的人，身心靈都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很容易疲憊，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積重難返。正因如此，陳牧師夫婦帶給我的無條件之愛更顯得寶貴，讓我可以沒有壓力地服事，懂得無條件的向人付出，仰望神和依靠神，不至落入誇耀自己的圈套。





恩福給我印像最深的，是牧長家人們的深厚學養與廣闊的屬靈見識。  
For me, the deepest impression is the erudition and the profound spiritual insights of the Blessings leaders.

我要說，我和陳牧師夫婦的相遇，本身就是奇蹟，是因著主耶穌的愛。如果沒有他們不離不棄的支持與大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就是另一個余虹——雖然學有所成，甚至被譽為社會精英，但心靈脆弱，甚至放棄生命。我們和所有的人一樣，需要家庭，需要親人的關愛，也需要有朋友的情誼，以及社會的博愛；若缺失這一切，又沒有遇到賜予愛的神，無論有多少的成就，多高的聲望，都

不足以支撐我們的生命。唯有來自神的愛，可以讓我們在人生的風浪中勇往直前！

我願自己也能像陳牧師夫婦那樣，活出有愛的生命，在主裡成為他人的親骨肉！✚

作者曾任北大副教授，現為使者協會校園特約同工  
及Messiah College兼職講師

## 恩福的家風

李彼得



與恩福結緣是2009年夏天，蒙召不久的我正準備進入北美的神學院就讀。令人驚喜的是，恩福為我這個神學院新生慷慨提供了一筆生活費獎學金，並接納我與妻子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員。如今我畢業回國事奉已近兩年，恰逢恩福成立二十載，藉此機會略憶往事，數算主恩。

恩福給我印像最深的，是牧長家人們的深厚學養與廣闊的屬靈見識。陳牧師、師母的榜樣自不待言，許多恩福家人與董事在文化宣教、著譯出版、神學教育、校園福音、影視藝術等領域為主耕耘多年，均是資深的領袖。在如此瑰麗的花園裡，我眼界大開，不知不覺吸收到許多寶貴的養分。

在神學院裡，我學到嚴謹的釋經方法，而透過恩福的講座、雜誌，讓我勇於回應時代的需要和挑戰。莫非老師的創文事工，幫助我掌握“具體而為、夾敘夾議”、“用血肉包裹經文”的表達技巧。蘇牧師的海外校園則將“有情、有理、有靈、有趣”的目標烙印在我心。這一切都成為我宣講神話語時的追求，也漸漸塑造了自己的講台風格。

作為傳道人，我也盡力將從恩福得到的祝福與影響傳遞給自己所服侍的教會，幫助弟兄姊妹在聖道真理上更加紮根，同時在文化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為主結果子。如今有些弟兄姊妹在神學教育、出版發行、媒體文字等領域多有投入，也有不少人投身於農民工子女學校事工，將基督那謙卑虛己的大愛見證給世人。

除了學識視野，家人們的屬靈生命也鑄造了恩福的家風，成為我的激勵。這方面的最佳榜樣正是陳牧師、師母。每年夏天的恩福家人聚會，這兩位一家之長都忙前跑後

地參與那些最瑣碎、最卑微的服侍，餐前為大家分飯，餐後收拾杯盤碗碟。知識分子大多喜好思想言談，較易忽視此類不起眼的瑣事。陳牧師、師母卻年年如此，做得自然，這是怎樣的謙卑與生命！

前幾年我曾在每月家書中請大家為爺爺信主禱告，畢業之後便較少提到此事。然而去年九月在中國見面的時候，陳牧師竟然主動為我爺爺信主代禱。驚訝之餘，我得以一瞥他的禱告生活和牧者心腸。這些點滴雖然微小，卻積聚成恩福的家風和傳統，鞭策我在主工人的靈性與品格上不斷操練。

去年年底，我收到恩福同工們寄來的生日賀卡；離美已有一年半，遠隔重洋收到家人問候，心裡甚覺溫暖。恩福同工常說：“我們在恩福的關係，是一生之久的關係。”願主賜福，藉我們賜下更多恩福！✚

作者目前在中國作文字事奉



神藉著恩福提醒我們，有許多同路人正在受苦，預備被主使用。 Through the Blessings Family God reminded us that many were on the same road enduring hardship while preparing to serve the Lord.



## 信實的神，同行的人

郭易君

“為父的必使兒女知道你的誠實”（以賽亞書38:19）

2011年8月我們一家從屬靈爭戰前線退到“深山老林”中接受神學裝備。哥城幾乎沒有公交系統，2012年元旦買車後，家裡已捉襟見肘。第二學年，兩人兩萬五千多的學費更是“壓力山大”。然而，聖經的話語和過去跟隨主的經歷激勵我們，讓我們仰望上帝的信實。


從彭強師兄處得知恩福獎學金，我妻子薩林娜的媒體事工經歷正好符合恩福的申請條件。經過禱告之後，她向恩福提出申請。由於我們年輕又沒資歷，並沒有抱多少希望。幾週後，我妻子收到電話面試通知。陳牧師了解我們的呼召和生活狀況後，決定給予支持。當晚我們跪在神面前獻上敬拜，感謝天父的信實，我妻子更是不住地流淚。

在如同坐監的神學院生活中，我們每天最享受的時間，是在學校的村子裡散步聊天，分享彼此的快樂或悲傷。每個月底最期待的，則是散步時查看恩福的支票到了沒有。我們每個月會把100元交奉獻，另外700元覆蓋一個月的房租水電飯食等開銷。正是這風雨無阻的支票，使我們一家在美國活下來。感謝神，第二年我拿到學校的全額獎學金，薩林娜沒有獎學金，但是神及時供應，藉著陳牧師和師母所服事的中福教會、恩福同工以及祂在各地的僕人，每次交學費時總是能夠湊齊。女兒出生

後，我們更是從恩福家人和中福教會領受了许多恩典。

讀神學，最大的難處並不是財務的困難，乃是屬靈的孤獨。由於“不接地氣”，我們很難直接與當地教會建立活潑真實的關係。過去三年，神差我們在各地做佈道工作，但是並沒有甘甜如飴的教會生活。我們如同行在曠野中，面對豺狼的攻擊，無水的試探，行軍的疲乏，屬靈的孤單。然而神的嗎哪、活水、雲柱和火柱總是在我們身旁。神藉著恩福提醒我們，有許多同路人正在受苦，預備被主使用。神藉著恩福幫助我們，讓我們知道有人在為我們默默禱告。我仍然記得，去年我妻子收到恩福衆同工簽名的生日賀卡時，高興歡喜的樣子。我們不孤單，有一群人手拉手一同奔走天路。

過去兩年的恩福家人退修會我都參加了，我看到神雕削的手在衆家人身上，一個個真實鮮活的生命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彷彿一隊穿戴神所賜全副軍裝的兵團正在行軍。

恩福走過二十年了，作為恩福的女婿，我贊美上帝奇妙的作為，藉著衆多愛祂的人拓展祂的國度，轉化中華文化的靈魂！

作者與妻子薩林娜在哥倫比亞國際大學讀神學



(接封底)

## 毫無冷場的一台戲

保羅把自己的一生喻為「一台戲」時，並沒有現代戲劇學的知識；但憑著直覺，他知道，這是一場神所導演的好戲。當年迎接羅馬凱旋將軍的群眾，迫不及待地要看軍隊後面的戰利品——那一系列擄物、奴隸和定死罪的敗將；神也照樣，把使徒放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燈下，世人莫不想看這批人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甚至連天使都爭相目睹。

這台戲裡，壞人（逼迫基督徒的掃羅）變成好人（宣揚福音的保羅）、敵人變成主人（基督）、驕傲自恃者變成甘作眾人奴僕的僕人、法利賽黨的領袖變成反猶太教者、原本不相往來的族群卻彼此相合、不能同桌吃飯的竟共享愛筵、逃家的奴隸和主人復和、受歧視的人得到關愛、囚犯說服審判官、文明人開始關切化外人的福祉、福音與本地宗教競奪人心、被鬼附的得自由、巫師反倒瞎眼、病人不藥而癒、甚至死人也得復活。

真是場好戲！牽動的個人、族群、宗教、社會階層、文化層面眾多，到達的地域寬闊，加上險象環生：行路之艱、牢獄之災、颶風海難……。著實絕無冷場。

## 真情實意的大戲

〈優秀劇本的要素〉一文還提到，賺取票房的影片有三大要素：(1)故事真實且引起廣泛共鳴；(2)情境不比尋常且引人入勝；(3)角色刻劃動人且演出精采。榮獲奧斯卡大獎的名片總是兼具這些因素，難怪不僅推出期間盛極一時，舊片重播仍可贏得後代新觀眾。

二十世紀末，神學界興起「故事神學」的潮流，<sup>2</sup> 強調聖經乃是以故事的方式來表達信仰，所以解經時也應當看重這個因素。

一齣戲的情節，最基本的鋪陳是：從一個情境出發，衝突出現，逐步推向高潮，最後進入新的情境。從這個角度來看，聖經可說是一場大戲。從「起初神造天地」，一切按部就班、安寧祥和的情境開始，到衝突發生：伊甸園中亞當、夏娃背叛，遭致審判，與神絕裂；人類墮落日深，同時神在歷史中預備救恩；直到高潮出現——十字架的救贖功成，普世教會建立；最後，惡貫滿盈的世界被毀滅，所有得救的人進入新天新地。

根據2012年底的統計，全世界已有518種語言有完整聖經譯本，2,798種語言有部分譯本。<sup>3</sup>

因此，神所導演的這場人類大戲，如今各地各方都可以聽聞。

對照現代對劇本的分析，這場大戲所以能在歷世歷代贏得萬民萬族的關注，首先是因為內容非常真實，面對人性的真相毫不虛偽，沒有歌功頌德。英雄仍能失敗，信心之父會跌倒，真誠的王竟然設計殺人。人讀聖經就像照鏡子，清晰地見到自己的面目和世界的實況，不免心有戚戚焉。

聖經的情境也引人遐思。創造之工的宏偉、伊甸園的景緻、新聖城如寶石般的榮耀、新天新地無窮的美好，讓人跳脫塵世的煩躁、動亂，引頸渴望與神同在的無憂之境。

最動人心弦的，則是整本聖經的主角——基督。舊約以先知、祭司、君王來影射祂，新約則用許多親眼見祂、親耳聽祂、親手摸祂的人，來述說祂是何等出眾，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祂在受審判與釘十字架的大考驗中，所流露的美德讓人瞠目結舌；祂的復活更無法反駁，帶給人永生的活潑盼望。祂的愛能扶起最自卑的人，融化最剛硬的心。面對祂，我們只能情不自禁地俯伏敬拜！

## 演一場好戲吧

戲劇是刻劃人生，但俗諺謂：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保羅反觀自己，體會到他其實正在演戲；我們也是如此。人人內心都有衝突，人際關係的緊張、大環境的壓力亦再所難免。神沒有把難處挪去，卻要每個屬祂的兒女在各樣處境中賣力演出。

從這個角度看，開墾荊棘滿佈的華人心田，使千瘡百孔的古老文化得以更新，可說是神正在神州大地導演的一場好戲。這場戲需要華人基督徒聯合演出，各人扮好自己的角色。當我們面對陷於混亂、缺少和諧的社會而不退縮，努力注入清流，汰出污濁，運用智慧、活出原則、敞開胸襟、流露神愛，不惜付出生命為代價，那麼，無論當下如何困難膠著，神所定的結局肯定是全面大勝。

讓我們奮勇努力！期待在這場大戲謝幕之時，能與天父導演同享振動寰宇的歡呼！

註：1. <http://www.nobullscript.net/screenwritingtips/what-elements-make-for-a-good-dramatic-screenplay/>  
2. [http://www.theopedia.com/Narrative\\_theology](http://www.theopedia.com/Narrative_theolog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ble\\_translations](http://en.wikipedia.org/wiki/Bible_translations)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70

## 一場好戲

蘇卿

「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哥林多前書4:9）

「什麼是好戲的要素？」我向電影專業的姊妹請教。她不假思索的回答：「衝突！」

果然，網上查〈優秀劇本的要素〉，<sup>1</sup> 結論相同。好戲因素眾多，但「衝突」乃絕對必要，而且還須多方多面。要想列入佳作，必須考慮：個人內心的衝突、人際關係的衝突、社會大環境的衝突等，缺一不可。

的確，孩童的天真單純、男女的美好戀情、甚至刻意的搞笑嬉鬧，都不如「衝突」吸引人。就像平順的高速公路會讓駕駛人呆滯昏沉，但若眼前突然發生對撞車禍，冒起濃濃黑煙，則立刻奪人眼球。

（轉封底裡）

